



87401

大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五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劉良註

贈答三

贈何劭王濟

五言并序

傅長虞

善曰王隱晉書云傅咸字長虞比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

洗馬後為司隸校尉

良同善注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襲封朗陵

郡公同善注

向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

王濟為國子祭酒

重之善曰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漢書

情猶

曰霍光以張安世篤行尤親重之

同生義則師友善曰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

之擇良友

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

善曰

而友之緒晉書曰何劭為散騎常侍遷侍中傳暢晉諸

公讚曰王濟左遷國子祭酒數年入為侍中

武子亦遷侍中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

自恨闇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

善曰漢書

嬰兩人相得歡甚無厭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

從公無通以外毛詩傳曰邇洄從之翰曰二

賢謂何劭王濟也慶善也繾綣猶親密也咸自

言恨闇劣願與親密而官爵去遠從之末由禮

也隔歷試無效且有家艱詩曰書曰歷試諸難毛

集于蓼齊曰歷試謂歷職言心存日替善無

歷無功也家艱謂父兄憂也善曰若領端曰懷抱

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也薛君韓詩章句曰

云辭也良曰替廢也心常在於何

王而日不相見故申懷以贈二君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善曰鵲冠子曰上及

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之中也同曰

太清天也列宿二十八宿也紫微天帝宮也謂

列宿之赫赫大晉朝明明闢皇闈善曰左氏傳子

曜之善曰赫赫楚國

而君臨之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善曰

公諫曰穆穆皇闈公定省之銑曰赫赫盛貌

謂晉朝之盛闢開闈門也謂開門以待賓也

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

飛

善曰吳質答文帝牋曰曹烈曹丹加以公三

也

鳳翔龍飛喻君子得用雙鸞游蘭渚二離揚

清暉

善曰鸞離喻王何也蘭渚者喻中書也王逸

麗前揆光耀明巨瓚曰長離靈鳥也二離日月

書省揚謂揚舉清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善

風以生光暉也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善

毛詩曰攜手同行西都賓曰玉階彤庭毛詩曰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曹植娛賓賦曰丹帷暉以

四張良曰玉階丹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

帷皆天子之殿庭善曰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弁大冠加金璫附

蟬為文漢書曰昌邑王賀冠惠文冠音義曰今

侍中所著也服虔通俗文耳珠曰璫向曰璫

耳珠也惠文冠名煌煌光也言冠文彩增發於

令善之斯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豈不企高蹤

麟趾邈難追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庶冀也廣雅

也蔡邕袁陽碑曰邈矣高蹤孰能剋茲毛詩曰

麟之趾振振公子但親密之情是所希望豈不慕臨川靡芳餌何

高軌但蹤跡邈遠難可追攀也

爲守空善作坻善曰芳餌以喻令德也歸田賦

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芳餌餌魚食也莊子曰

任公爲大釣噶牛以爲餌淮南子曰黃帝化天

下也漁者不爭坻言釣者無餌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

已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善曰槁葉自喻也

也風其吹女鄭玄曰木葉槁得風乃落毛詩曰逝

冀州刺史將發如枯槁之葉待風之飄也逝往也違君能無戀尸素當

言歸

善曰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朴但有所

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毛詩曰言旋言歸良曰離君豈能無眷戀

但自恨尸祿歸身蓬草廬樂道以忘飢善曰劉

素餐當歸也歸身蓬草廬樂道以忘飢善曰劉

賦曰潛坐蓬廬之中禮記孔子曰儒有萑門主

實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毛萑曰言可以

樂道忘飢向曰蓬草廬草菴也言進則無云

補退則恤其私善曰漢書諸葛豐曰臣誠願之

論語曰退而省其私濟曰云補但願隆弘美

謂以言補闕恤私謂憂其家私

王度曰清夷善曰東觀漢記陳元上疏曰扶瑕

祈招之詩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仲長子
昌言曰警蹕清夷良曰但願二子盛大美之
道爲王之法度日
益清平夷平也

荅傅咸五言

郭泰機

善曰傳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

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况沉淪
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
之何此屈非復文辭所了故直
戲以荅其詩云向同善注

皎皎白素絲織爲寒女衣

善曰素絲喻德寒女

素絲豈不潔寒女難爲容崔駰七言曰
絲退屬汗曹植閑居賦曰願同衾於寒女
曰皎皎潔白也素絲喻才也
寒女衣者謂已賤而負美才
寒女雖妙巧不得

秉杼機

善曰言不見用也傳咸贈詩曰貧寒猶手拙操杼安能工古詩曰札札弄機杼

向曰秉執也言雖巧不得機杼執之猶有才而不見用也

天寒知運速況復

鴈南飛

善曰言歲之方晏以喻年之將老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楚辭曰鴈雍

雍而南遊

濟曰言天寒日月逐暖所以多感也

衣工秉刀尺棄

我忽若遺

善曰衣工喻傅咸也張衡髑髏賦曰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毛詩曰將安將

樂棄我如遺

良曰刀尺謂執政事也執其刀尺弃人之寒如遺者也

人不取諸

身世事焉所希

善曰言凡人皆不能恕已及物取之於身故世間之士安可冀

而相薦乎周易曰近取諸身

向曰言人不能反身自求當代之事焉所希冀也

況復

已朝餐曷由知我飢

善曰言已朝餐而忘我飢猶居貴而遺我賤銑曰朝餐

謂咸先食祿也曷何由知我
饑者刺咸不怨已及人也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五言

陸士龍 善同向注 向曰集云爲顧彥先贈婦二首爲婦答亦二首此

是婦答而云贈婦集者悞也

悠悠君行邁 作營 妾獨止 善曰毛詩曰悠

邁靡靡又曰 山河安可踰 永路隔萬里京室多

妖冶粲粲都人子 善曰上林賦曰妖冶開都毛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又

曰彼都人士鄭玄儀禮注曰女子者女子也別於男也 濟曰瑩瑩孤也妖冶美貌粲粲衣

服鮮明貌都亦美人子士女也 雅步擢纖腰 巧笑發皓齒佳

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

善曰雅閑雅謂妖麗也

也毛詩曰巧笑倩兮楚辭曰美人皓齒嫵以嫵戰國策司馬喜曰趙佳麗之所出高誘曰佳大也麗美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良曰京室纖麗良可美也衰賤何足紀錄妾自謂也

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鄭玄曰顧念也左

氏傳鄭伯曰非所敢望魏文帝哀已賦曰蒙君子之博愛垂過望之渥恩謂夫先寄詩也銜恩謂銜此恩德不敢冀望如此者也

浮海難為水游林難為觀

善曰林海以喻上京也言遊上京難為容

色也孟子曰觀海者難為水銑曰言夫在京所見既廣難為容態也

容色貴及

時朝華忌日晏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榮

善曰說文

曰木槿朝華暮落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
牕牖毛詩曰彼姝者子又曰有女懷春毛萸曰
懷思也毛詩曰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國語曰女
三爲粲賈逵曰粲亦美貌向曰忌畏晏晚也
言容色貴及其時朝華木槿也木槿花暮落故
云畏日晚也皎皎明淨貌彼姝謂彼都美人也
灼灼盛貌懷春
如春華之美
西城善雅舞揔章饒清彈善曰

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
在中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尚衣能歌舞
一時冠絕孫盛晉陽秋傳隆議曰其揔章伎
即古之女樂齊曰西城總章皆出伎樂鳴

簧發丹脣朱絃繞素腕善曰毛詩曰吹笙鼓簧
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

丹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洛神賦曰攘
皓腕良曰簧笙也朱絃謂箏琴也素腕在上

彈故云
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華容溢藻幄
繞也

哀響

五臣作音

入雲漢

善曰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袖如迴雪徘徊相俛譬若電

伐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封禪書曰雪布霧

散洛神賦曰華容阿那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

也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

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過行雲張湛曰二人薛

秦之善歌者向曰輕裾雙袂運轉微速猶電

霧矣藻幄謂飾之以文也入雲漢言哀響之遠

也

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

善曰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

稀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希與稀通

釋名曰稱人之美曰讚也

銑同善注

棄置北

辰星問此玄龍煥

善曰北辰言不移也玄龍喻

問此玄龍之色譏好色而不好德陸雲代彥先

贈婦詩曰何用結中欵仰指北辰星石氏星讚

曰軒轅龍體主后嫺然此唯取象姬即指西城

惣章宮人不諭於后也龍色多玄故取以喻

向曰北辰星不移動喻也玄龍喻時暮復

言華落理必賤

善曰毛詩序曰華落色衰復相

言自歎也言容華衰落於理當見賤也

答兄機

五言 向曰機自吳王郎中寄詩與雲故有此答

陸士龍

善曰士衡前為太子洗馬時贈別士龍今答之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

善曰機贈詩曰行矣怨路長怒焉傷別促

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

促會曰長良曰悠行極至也言行遠塗路可

至別則在近所

銜思

善作

慈行邁興言在臨觴

善曰機詩曰指塗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毛詩曰念彼恭人興言出宿

翰曰邁行也興此思慈

之言在南津有絕濟北者無河梁善曰言已心臨觴也

旋機行無河梁而可涉也韋昭漢書注曰直渡為絕爾雅曰濟渡也機詩曰我若西流水子為

東峙岳故云南北以報之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銑曰南津北渚謂當時送別處絕濟無梁

皆無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善曰言已形雖橋也

曰神往同逝言之感形留悲參商之隔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不

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

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為晉星法言曰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向曰鬼神隨兄往而形留此如

參辰之不相見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善曰也商辰星也

曰安得同攜手契闊成駢服故荅云衡軌若殊其迹則類牽牛不以服箱也毛詩曰睨彼牽牛

不以服箱齊曰衡軌也軌車後木也牽牛曰三
也箱亦車也兄弟相依當如衡軌而今殊迹牽
牛有名不堪服車亦猶有
兄弟之名而不得同聚

荅張士然

五言 良曰張士然平吳
後入洛有贈雲雲故荅之

陸士龍

行邁越長川飄飄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

丘榛

善曰新序孔子張曰臣犯霜露冒塵埃曹
植出行曰蒙霧犯風塵鄭玄考工記注曰

冒蒙也西都實曰與海通波楚辭曰朝發枉渚
又曰哀江介之悲風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

榛

翰曰敷急也枉渚
曲渚也丘墓榛棘也

修路無窮迹并邑自相

循

善曰周禮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廣雅
曰循從也銑曰修長窮極循順也

百城

各異俗千室非良隣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刺史威遠百城禮

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論語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晏子春秋曰願有良鄰則

見君子也向曰百城郡也言風俗各異無親善之隣謂吳漢之異歡舊難假合

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城

善作

髮鬢眼中人

善

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楚辭曰時髮鬢以遙見魏文帝詩曰回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

濟曰歡舊既殊風土又異不可假合虛親也感此憶桑梓而思見親識也眼中人謂親識也

靡靡日夜遠春春懷苦辛

善曰毛詩曰行邁靡靡毛萇曰靡靡行貌

也韓詩曰春春懷顧古詩曰輶軻長辛苦良曰春春顧之將深也

答盧諶

四言并序善作并書

劉越石

善曰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靖王之後也初辟太尉隴

西秦王府未就尋為博士未之職永嘉中為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

謀琨先辟之後為從事中郎段匹磾領幽州求為別駕謀牋詩與琨故有

此答琨竟為匹磾所害也良同善注

琨頓首

五臣重有頓首二字

捐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

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

五臣

作喜

善曰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

漢董仲舒對策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玩

猶愛弄也

向曰思

歡然以喜

五臣無此一句昔在少

壯未嘗檢括

善曰蒼頡篇曰檢法度也韓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

遠慕

老莊之齊物近嘉

五臣作喜

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

從而生哀樂何

五臣作所

由而至

善曰老莊老聃莊周也阮生嗣宗也

莊子有齊物論臧榮緒晉書曰阮籍放誕不拘禮教蒼頡篇曰曠踈曠也列子曰身非愛之所不能厚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壽天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都亡所信亡不信真矣慙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之謂也銑曰老子莊周之書以大小是非為一貫阮生阮籍也執性不以法俗自拘言少縱誕慕此齊物放曠之事以為厚薄哀樂不關自頃輒由張困於逆亂

於心

自頃輒由

張困於

逆亂

善曰輒張驚懼之貌也揚雄國三老

箴曰負乘覆餗姦寇

國破家亡

五臣作家

親友

侏張輒與侏古字通

彫殘

善曰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僭即位于平陽又曰聰遣從弟曜攻晉破洛陽又曰遣子

粲攻長安陷之下詩曰未輟爾駕

塊然獨坐則

哀憤兩集

此二句善置在負杖行吟下

負杖行吟則百憂俱

至

善曰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獨處禮記曰公叔禺人遇負杖者楚辭曰屈原行吟澤畔

毛詩曰逢此百憂濟曰塊然獨居貌哀謂哀其國家殘喪憤謂憤其賊臣寇亂也時復

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

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

得乎

善曰刻漏也說文曰以銅盆受水分時晝夜百刻也毛萇詩傳曰彌終也良曰排

推慘憂也刻謂刻之數也一日一夜一百刻數刻謂少時也銷除也言舉酒破悲涕以爲笑推

一世之憂求少時之樂亦猶以一丸之藥而欲銷彌年之疾豈可得也 夫才生於

世世實湏才

善曰蘇武荅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和氏

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

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

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

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孫卿子曰和氏之璧為天下之寶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

共傳寶也

良曰郢楚也隨隨侯也和璧明珠雖出隨楚其寶玩亦不專在於隨楚此喻謙不

得獨留於琨處也

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爾

善作耳然

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

善作忘也

作也

善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誕欺也 銑曰聃老子名周莊子名也我慕齊物縱誕之事遭此逆亂至於

分析始知彼爲虛妄也昔駉驥倚輶於吳阪鳴於良樂知

與不知也

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昔駉驥

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今僕屈厄日
久君獨無意使僕爲君長鳴乎恩玄賦曰馬倚
輶而徘徊鄭玄考工記注曰輶輶也古今地名
曰寘零坂在吳城之北今謂之吳坂良王良也
王良無遇驥之事因伯樂而連言之孔融薦禰
衡表曰飛兔驥良樂之所急也翰曰駉驥
古之良馬也良樂孫陽也昔人以驥馬駕益車
馬倚輶而不肯行遇孫陽以已馬易得竟爲天
下駿此喻現不能知

百里奚

五臣有非字

愚於虞而

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勗之而已

善曰

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僕聞百里奚居虞而虞
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用與不用

聽與不聽耳漢書曰楊雄以為遇不遇命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勗勉也濟曰今君遇之謂謀

見用於匹碑也戒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

令勉力無二心也

又廢則無次善曰鄭玄儀禮注曰屬綴也良

序也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赤證指送一篇適足以

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善曰稱旨稱其

傳曰適祗適也久罹厄運故述喪亂多感恨之

言也向曰謀寄詩於琨故亦思琨一反報指

意也琨故稱謀意報此一篇言

已詩鹵拙但足益明來詩之美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善曰言晉之遇災也周易

爻也陽爻在六謂乾上九也銑曰遘遇也在

六謂乾卦第六畫辭云亢龍有悔喻天子運極

而有窮乾象棟傾坤儀舟覆

善曰乾坤謂天地左氏傳子產謂子

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棟崩僑將厭焉戰國策或謂公叔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

矣翰曰棟屋也天覆如屋地橫厲糾紛羣妖

競逐

善曰言劉聰之構逆也橫厲從橫猛厲也

後漢書岑彭曰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火燎神州

洪流華域

善曰火燎洪流以喻亂也尚書曰若

地方千里名曰神州孟子曰洪水橫流汎濫天

下濟曰神州華域皆帝鄉也彼黍離離彼稷

育育哀我皇晉痛在其目

善曰毛詩曰彼黍離

離彼稷之苗毛萇詩傳曰育長也左氏傳呂相曰是用痛心疾首也良曰離離長大貌育育

生長貌皇大也哀我大晉宗廟皆生黍稷故痛心在於目前也天地無心萬物

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善曰無心謂無心愛育萬物即不仁也同

塗謂皆為芻狗也尚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向曰塗道淫過也天地萬物同歸一道為禍過者

亦無驗為福善者亦無徵歎今盜賊為禍受福而晉室為福受殃也逆有全邑義

無完都英華夏落毒卉冬敷善曰逆謂劉聰義謂晉室英華以喻

晉室毒卉以比胡寇也王逸離騷序曰善馬香草以配忠貞惡禽醜物以比讒佞也銑曰逆

者全其邑境為義者亡其都郭英華喻賢良也毒卉喻亂賊也夏落謂賢者天枉冬敷謂寇賊

橫如彼龜玉韞櫝毀諸善曰論語孔子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

是誰之過與又曰有美王於斯韞櫝而藏諸馬融曰韞藏也銑曰龜玉謂國寶也韞藏匱匱

也國寶在於天子以賢為匱匣而今毀之者輔佐之過也芻狗之談其最得

乎其二善曰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結芻為狗也言

天地不愛萬物類祭祀之存芻狗也然此與談老者不同彼美而此怨耳翰曰芻狗草狗也

解者列於地以祈福其始也被文繡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行者踐首樵者取爨亦猶晉盛人

所貴及衰人所弃故云此談最得其理咨余軟奴弱弗克負荷善

漢書曰王尊之子伯為京兆尹軟弱不勝任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其父析薪其子弗克

負荷齊曰咨嗟也自歎軟弱衍釁善作仍彰不能負荷家國之事使存興也

榮寵屢加威之建禍延凶播音涉協韻善曰孔安國尚書

傳曰讐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豐瑕隙也威之不建謂為聰所敗而父母遇害也凶播琨自謂也言遭凶禍而遷聲類曰播散也良曰愆過是瑕過重明也榮寵數加謂為大尉并州刺史也威之不立謂遭凶禍而遷播也忠隕

于國孝愆于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

善曰范曄後漢書世

祖誠馮勤曰能盡忠於國又明帝詔曰陰興在家仁孝杜預左氏傳曰愆失也山河言高深也毛詩曰如山如河向曰言喪國斯釁善作之

深終莫能磨

與三

善曰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銑曰此瑕至深不可能

磨滅

郁穆舊姻

燕伊

婉新婚

善曰藏榮緒晉書琨妻即湛之從

母也新婚未詳毛詩曰不思舊姻又曰婉婉之求又曰覲爾新婚齊曰郁穆婉婉和美貌姻

親也舊姻謂與謀父舊相親也新婚與謀
如兄弟也詩云嬖婉新婚如兄如弟也

其敗唯義是敦

善無此二句

裹糧攜弱匍匐星奔

善

左氏傳晉趙穿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毛詩曰
凡民有喪制匍匐救之星奔言疾也

敦勉也謂謀昔不憂敗亂勉力於義提
攜父母投於琨星奔匍匐言困而急也

駕已隳

五臣作墮

我門二族

偕覆三孽並根

善曰王隱晉書

曰劉聰圍晉陽令泥以千餘人為鄉導琨來
救倚盧未至太原太守高嶠反應聰逐琨琨父
母年老不堪輦馬步檐不免為泥所害何法盛
晉錄曰劉粲悉害謀父母三孽謂琨之兄子也
張晏漢書曰孺子為孽一曰為劉聰劉曜劉粲
也班固漢書曰三孽之起本根既朽音義曰孽
木斬而復特生喻魏齊韓滅而復更生也何休
公羊傳注曰孽猶樹之孽生者也向曰輟止

墮壞也爾之來駕未止亂賊已壞我家也二族

謂琨謀兩家俱被滅亡也三孽謂劉聰劉曜劉

粲等作亂同是一長慙舊孤永負冤冤

宗故知並根也善曰結

上二句也舊孤謂三孽也冤冤謂二族也王隱

晉書曰琨遣兄子演領兖州石勒圍演於三臺

突圍得免後演治稟丘遂不守兄少子及演妻

息盡為所虜也銑曰舊父也長耻父老為孤

未能復父之讎

也是負冤魂

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繁縟

柔條修罕善曰孤幹孤生之竹以喻謀宋玉笛

賦曰奇篠異幹王逸楚辭注曰伴侶

也說文曰縟繁采飾也宋玉笛賦曰罕節簡枝

翰曰亭亭孤直貌以喻謀幹謂桐竹也綠葉柔

條言才能

茂盛也朝採爾實夕捋爾竿協韻公竿翠

豐尋逸珠盈碗善曰字林曰竿木挺也豐尋言

節長盈尋也說文曰豐滿也應

勁漢書注曰八尺曰尋珠即以喻德也逸謂

於衆類盈婉言多也濟曰採將皆取也豐多

尋長逸置也珠桐竹實也言謀道德寔消我憂

之多採取盈婉婉小器現自喻也

憂急用緩逝將去矣善作庭虛情五臣滿善

去謂之匹善之善也毛詩曰逝將去女白虎通

曰哀痛憤滿良曰言我急憂是用爾道消之

令緩往將去我矣使憤虛滿伊何蘭桂移植善

怨之情滿於虛庭也

此二茂彼春林瘁此秋棘善曰春林以喻匹

句曰蘭桂喻君子也言謀為匹善有鳥翻飛不遑

左右是茂弃琨而去是病也

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善曰鳥謂鳳以喻謀

蟲拚飛惟鳥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

不棲非竹實不食括地圖曰鳳皇食竹實

曰有鳥喻謀也言鳥不暇休息於此永戢東羽

翰撫西翼善曰戢斂也翰高飛也翰曰東謂

我之敬之廢歡敬之深曰廢止也廢歡止職思之深也音

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

往四美不臻善曰呂氏春秋曰鍾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以為世無復賞音者

也淮南子曰珍其味人之所美也左氏傳仲尼

曰忘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家語孔子曰言

說者情之導也王肅曰所以導達其情也毛詩

曰之子于征四美音味文言也良曰暢達臻

至也音聲為賞識者所奏滋味以殊異而珍重

文章之作以明其言其言之作以達於神之子

謂謀也自謀之往無相澄醪覆觴絲竹生塵素

知不復至此四美也

卷莫啓幄無談賓旣孤我德又闕我隣

光段生出幽遷喬

善脫此二句

資忠履信武烈文昭

善曰澄醪絲竹謂音味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談賓謂文言也臧榮緒晉書曰鮮卑段匹磾自號大將軍揚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楊倫出幽升喬寵以蕃傳閑居賦曰資忠履信以進德漢武帝贈故朱崖太守董廣詔曰伐叛柔服文昭武烈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向曰醪酒也生塵不執玩也啓開也幄帷帳也談賓辯論之賓自謙之去更不爲酒樂書談之事是孤闕我隣近之德也銑曰段生段匹磾也言能資復旌善忠信明盛文武之道也烈盛也昭明也旌作旌

終
弓駢駢輿馬翹翹

善曰孟子曰夫招大夫以終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杜預云逸詩也翹翹遠也
毛詩曰駢駢角弓毛萇曰駢駢調利也翰曰
旌旗也駢駢調乃奮長縻是轡是鑣何以贈子
弓貌輿車也

竭心公朝何以叙懷引領長謠其八善曰廣

文曰鑣馬勒傍鐵也毛詩曰何以贈之鸚鵡賦
曰苟竭心於所事曹子建求親親表曰執政不
廢於公朝也左氏傳云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
望曰庶幾乎濟曰奪振也長縻喻厚祿也以
厚祿縻謀使控鑣轡而往也贈子謂贈謀言也
竭盡也今盡心公朝也叙懷叙已懷也引領謂
延頸望謀而長歌也

重贈盧諶五言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琨

無奇略以常詞酬琨良曰前詩未
盡復有此贈勸諶欲共輔晉室也

劉越石

握中有懸壁

五臣作玄壁

本自荆山璆

善曰懸壁縣黎以為壁以

喻謀也琴操卞和歌曰攸攸沂水經荆山兮宛

山采玉難為功兮孔安國尚書傳曰璆玉也

向曰玄壁瑞玉也荆山出玉之山璆美玉也以喻謀也

惟彼太公望昔在

渭濱叟

平聲協韻釣奸周西伯將出獵果遇太公于渭之

陽六韜曰文王十田史編為十田于渭之陽將

大得非龍非麕非熊非羆非得公侯天遺汝師

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

荅賓戲曰周望兆動於渭濱

向曰太公名也

叟老也太公隱釣於渭水之濱濱水際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更始

既至維陽以世祖為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

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謁上見之甚驩
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耶禹曰不
願也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周
易曰同氣相求 銑曰鄧生鄧禹也激亦感也

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

善曰漢書曰陳平從高帝擊韓信至平城

為匈奴所圍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
開高帝既出南過曲逆詔御史封平為曲逆侯
又曰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如淳曰平城旁
高之地若丘陵者也又曰沛公從百餘騎見羽
鴻門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
有頃沛公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 翰曰曲
逆平所封地名留良 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
所封地名餘同善注 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
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
曰狐偃子犯也魏武子魏犢也司空季子胥臣
曰季也此五人賢而有大功也左氏傳寺人披

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杜預曰
乾時之後管仲射桓公中鉤濟曰同善注

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善曰二伯晉文齊桓

射鉤也良曰伯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游吾

衰矣矣夫何其不夢周善曰數子謂太公已下

靜亂故已想之而共遊論語曰甚矣吾衰也又

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向曰撫持也數子同善

注中夜撫枕歎息想得與之同游言我衰矣誰

不能夢聖人周公之徒爲我陳策以匡晉室誰

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

丘善曰毛萇詩傳曰云言也左氏傳曹子臧曰

前志有之曰聖達節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

憂公羊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

記異也孔子曰孰謂來哉孰謂來哉反袂拭面

涕泣沾袍

銑曰誰言聖達之人知命無憂苦

則孔丘亦抱麟而泣麟瑞獸魯哀時西狩獲之

狩獵也宣孔子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

謚尼字丘名也

不我與去乎若雲浮

善曰家語曰孔子云修事而能建業注曰建功業夕

陽西流喻將老之人也嵇康幽憤詩曰時不我

與雲浮言疾也翰曰琨思復晉室故云功業

未立也夕陽謂晚景喻已之老也

數時節易度如雲過也浮過也

繁英落素秋

善曰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

曰素秋朱實繁花將就而為勁風素秋摧

落也喻已事欲立而遭冠賊破敗傾倒也

傾華蓋駭駟摧雙輶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說文曰輶輶也

濟曰華蓋車蓋也駭驚摧折也

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善曰應劭

漢書注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之鐵堅剛而今可統指自喻經破敗而至柔弱也

贈劉琨并書

四言五臣作并序

盧子諒

良曰諒在路被劉聰破遂將妻

憶琨前恩故贈此詩也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

善曰傳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

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

稱故吏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犯死

罪而言向曰琨嘗辟諶故稱

諶稟性短弱當

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鄭玄

周禮注曰任用也鬼谷子曰物有自然樂氏曰自然繼本名也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銑曰短弱尪劣罕希也言受性在木闕不尪劣當世希用故任自然以崇退靜

材之資處鴈之善鳴之分

善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

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故人喜令豎子殺鴈烹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矣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分謂已所當得也翰曰山木以不材而壽鴈以能鳴而全方之於木則闕其不材比之於鴈則乏其善鳴

卷異蘧子愚殊審生

退不如木進不如鴈也

善曰論語曰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

而懷之又曰審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

善注曰同匠者時時不免饌

善注曰在鴈之善鳴故不免饌賓莊子惠子謂弟子

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匠者不顧廣雅曰饌進

食也饌與騮同良曰同善注喻已為匹碑時時不免充饌也

嘗自思惟因緣

運會得蒙接事善曰宋秉保乾圖注曰五運五

謂從事自奉清塵于今五稔善曰楚辭曰聞亦

中郎也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以言之清塵然行必

左氏傳叔向曰所謂不及五稔者杜預曰稔

年也向曰奉清塵者言得從

後塵也稔熟也五稔五年也

謨明之效不著

候人之譏已善作彰明彌諧毛詩序曰候人刺

以善作彰明彌諧毛詩序曰候人刺

近小人也詩曰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向曰候

人荷戈於道路之人言我諷明之功不能昭著

道路譏謗早大雅含弘量苞山藪善曰班固漢

已彰露也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

品物咸亨左氏傳宋伯謂晉侯曰川澤納汙山

藪藏疾銑曰大雅君子謂琨也含弘加以待

所容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加以待

接彌優款眷逾昵與去運籌之謀廁讌私之歡

善曰廣雅曰款誠也爾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

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諸

父兄弟備言燕私翰曰優厚款愛也言待接

益厚愛眷逾近參預帷幄之謀得偶私宴之樂

綢繆之旨有同骨肉善曰毛詩曰綢繆纏綿也骨肉謂

父子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

也此之謂骨肉之親齊曰綢繆相親也言意

也同骨肉者謂親

以謀為兄弟也其為知己古人固喻

善曰晏

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

良

昔聶政殉嚴遂

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摩

善作

軀不

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庶

五臣作度

善曰史記

為事傑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恐誅亡去游至齊因為聶政言曰竊聞足下義甚高臣之仇韓相俠累欲使人刺之終莫能就聶政乃獨行拔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又曰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而求為報秦王者荆軻遂見太子太子曰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荆軻曰誠得樊將軍首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

為意氣列頸楚辭曰子胥諫而糜軀比干忠而

剖心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左氏傳曹

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良曰聶政荆軻

刺客也同善注二人皆以意氣相感糜爛其身

亦不悔矣雖無上聖達節可謂不失法度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故

委身之日夷險已之善曰毛萇詩傳曰懷思也

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夷險喻治亂也淮南

子曰接經歷遠直道夷險杜預左氏傳注曰已

猶決竟也銑曰苟且也言且曰有情之人誰

能不思恩也委身之日謂事現時也夷平已與

也言平險與之同也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收迹

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與袁始素終玄墨翟垂

涕善曰役謂別駕也對弘故謂之外嵇康幽憤

詩曰事與願違遘茲淹留廣雅曰違背也論

衡曰王充以章和二年罷州役淮南子曰楊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可以黃可以墨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翰曰黍辱也外役謂事匹碑去琨之左右也收跡府朝謂琨為司空三公有府朝也楊朱見岐路乃歎曰本同末異人亦當然故興哀也墨翟見素絲而泣曰入玄則玄豈直絲染人亦有焉謠言不能遂初始之情而變也垂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于善作茲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觀絲而後歔歔哉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廣雅曰迫急也楚辭曰泣歔歔而沾衿王逸曰歔歔啼貌也濟曰歔息也言自古分離事皆然至於感傷之道有逼迫於此者何必視岐路觀素絲而後悲哭也奚何也歔歔悲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也

增卷

善作春戀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

善曰先謂謀父也今謂嵬也

良曰先情

謂亡者今遇謂見遇者感念二途逢物則重心增戀也

易曰書不盡言言

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

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

善曰周易繫辭文

向曰書本非能盡言言本不能盡意況有不得至於盡者言有深心於琕

也不勝猥邁

莫

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弘

美亦以摠其所抱而已

善曰廣雅曰猥衆也王逸楚辭注曰邁憤也班

固兩都賦序曰維容揄揚著於後嗣東觀漢記

陳元上疏曰伏暇擿豐庵其弘美抱或爲梃

銑曰猥邁猶煩怨也貢獻揄引揚說摠舒也言

不勝煩怨敬獻此詩不足引說大美之事但舒

其所抱蘊結而巳弘大也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

之音慰其違離之意

善曰左氏傳王使富辛如晉曰伯父若肆大惠杜預

曰肆展也廣雅曰遂竟也漢書劉向曰蒙漢厚恩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竊侍於下風幸聞咳

唾之音也翰曰遂行錫賜也咳唾之音謂幸琨答詩慰此離闊之意則所謂咸

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

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史

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維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亂真

珠齊曰咸池堯樂北里紂樂夜光寶珠也言理能酬詩是以雅樂寶珠而報其淫聲魚目也

謀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謀死罪死罪

善曰左氏傳鄭伯曰

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良曰雖有所願不敢望其益也

濬哲惟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來

斯雍至止伊順

善曰皇謂懷帝毛詩曰濬哲維商爾雅曰紹繼也又曰熙興也

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蒼頡篇曰闡開也韻謂德音之和也毛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

曰濬深哲智振舉弛解雍和伊是順從也言懷帝有深智之德能紹興晉統舉其已解之綱開

先帝之遠風有來至

三台摘朗四岳增峻

善曰

漢書曰北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也色

齊為和不齊為乖說文曰摘舒也尚書帝曰諮四岳春秋漢含章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

台與能同銑曰三台星名也其色齊明則君

臣和四岳諸侯也峻高也言

周

善曰尚書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格于上

帝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父將之也

翰曰

伊陟殷賢臣也仲山甫周弘濟艱難對揚王休

賢臣也佐翼謂輔弼也善曰尚書王曰用敬保元子劉弘濟于艱難毛

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濟曰對答休美也

賢者能大濟艱難之苟非異德曠世同流加其

忠貞宣其徽猷

流也班固議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

遠也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

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毛詩曰君子有徽猷

良曰徽美猷道也且非異德謂琨與伊陟山甫

不異雖遠代若同一流又加伊謏陋宗昔邁嘉

忠正宣揚帝王之美道也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

往事左氏傳呂相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

姻范曄後漢書孔融謂李膺曰與君累出通家

向曰陋宗謂卑陋之姓婚姻謹妹嫁義等休戚

好同興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善曰左

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

爾雅曰諧和也說文曰契大約也向曰義善

契憂也言相為好憂美與廢皆同之王室喪師

私門播遷善曰喪師謂為劉聰所敗也左氏傳

國之師法言曰屈國喪師戰國策曰破公家而

成私門列子曰岱輿負嶠二山沉於大海仙聖

播遷者巨億計也聲類曰播散也銑曰王室

晉室也喪師劉聰破洛陽也遷移也謂謀散移

奔現望公歸之視險忽艱善曰左氏傳晉趙孟

也如邇吳季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

夷翰曰謂望現歸之也將輕忽其艱險茲

願不遂中路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行

善曰阻

顛謂謀父為劉絜所害也 翰曰中路阻顛謂被賊害父母也仰悲父母遇害之事乃身之過

也 大鈞載運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

善曰

鵬鳥賦曰大鈞播物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

莊子曰天道運行楚辭曰吉日兮辰良鄭玄儀

禮注曰遂猶因也毛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莊子老聃謂崔瞿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杜預左

氏傳注曰俛俯也 濟曰太鈞造化也載則運

移也言造化則移良時日月之度遇疾如俯仰

之間 感今惟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為疇曩

善曰毛詩曰借曰未知蒼頡篇曰昨隔

日也爾雅曰曩久也 良曰感傷今時思昔在

現處不離心口也借假也疇曩昔 疇曩伊何逝

遠也言日月假如昨時忽成昔遠

者彌踈

善曰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踈良曰伊是逝往也疇曩是何自問也言

已往之事大理

溫溫恭人慎終如初

善曰恭人

益踈也曩昔也

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也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

六

善曰遺音謂謚父之言也窮孤謀自謂也爾雅

曰恤憂也禮記曰恤孤獨以逮不足范曄後漢

書曰何敞謂宋山曰節自浮費賑卹窮孤樛木

喻琨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翰曰遺音

謂琨先遺謚詩有憂恤之意樛木枝下曲

者蔓葛依此敷布也謚自言附琨而起也

妙哉蔓葛得託樛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倅卞和

質非荆璞

善曰妙猶微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薛君韓詩章句曰承受也謂受恩鄭

玄周禮注曰侔等也韓子曰楚卞和氏得璞玉

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也齊曰妙哉歎

美蔓葛得託樛木之上不雲布謂疎薄也不星

燭謂不光明也侔齊也卞和獻玉之人因以爲

玉名言蒙琨奉承齊卞和之眷同尤良用之驥

玉而我之質非荆山之璞也

錄其七善曰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

馬賊將戰郵無恤御簡子杜預曰郵無恤王良

也充與郵古字通良曰尤良王良也衛太子

所親之臣驥驥駿馬也言我受眷顧同王良才

用之於承亦既駕眷亦既親飾獎駑猥方駕駿

駿馬也珍善曰方言曰凡相被飾亦曰獎禮記曰凶年

珍乘駑馬廣雅曰駑駘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猥

摠凡也西京賦曰方駕授饗鄭玄儀禮注曰方

併也駑以方駿猥以方珍也賈逵國語注曰珍

寶也良也方齊也言奉眷親厚得方駕賢良同游也

良也方齊也言奉眷親厚得方駕賢良同游也

弼諧靡成良謨莫陳無覲

冀

狐趙有與五臣

其

善曰尚書曰謨明弼諧五臣之從晉文猶謔之事劉氏無敢望同狐趙之立大功有志與彼五臣俱履危厄賈逵國語注曰覲望也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此五臣也銑曰弼輔諧和也輔和之道不成良謀妙策無可陳述

五臣奚與契闊百罹

五臣作羅何故敢與五臣契闊逢於

善曰言五臣

百罹毛詩曰死生契闊又曰我生之後逢此百

離毛萇曰離憂也離一作罹翰曰奚何也百

罹謂百憂也言五臣與文公同契闊憂苦亦同我與毘身經危難也

身經險阻足

蹈幽遐

善曰言已與五臣同也左氏傳楚

義由

子曰晉侯險阻艱難備嘗之矣

義由

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心自同匪他

其九

善

也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也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委心歸計願子勿辭毛詩云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濟曰昵近也言蒙親愛委心於琨同於兄弟故云匪他昔在暇

日妙尋通理尤彼意氣狹

使善作

是節士

善曰孟子曰壯

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也言昔日以意氣而殞命皆非正道故尤而使之薛君韓詩章句曰尤非也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刎頸又曰節士鮑昂有烏漸浮雲之志慎子曰世高節士良曰昔在閑暇之日尋其通達之理方知以意氣而忘宗立節而隕命皆非正道故非而狹之也情以體生感以情起善曰言今乃知理道也情以體信而乃生感向曰體親趣舍同善也情緣親生感激之理自情而起作善

罔要窮達斯已

其十

善曰言既感厚恩而吉凶惟命故云趣舍無所要求窮

達任其所止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夫人皆有
性趨舍不同喜怒不等趨猶向也舍猶置也列
子孔子曰修一身任窮達所謂樂天知命之無
憂者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志
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向曰趣進舍止也
言進止之理不能激射而取也但任窮通於此
而止謂止於匹磾處也由余片言秦人是憚
善曰史記秦
寥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
人之害將奈何也銑曰由余戎王臣也使秦
怪穆公宮室壯大也憚難曰磾效忠飛聲有漢
也而穆公難之以修德也善曰漢書曰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
帝拜為侍中駙馬都尉莽何羅矯制發兵明旦
上卧未起從外入日磾奏厠心動立入坐內戶
下何羅懷白刃從東廂上日磾抱何羅呼曰何
羅反得禽縛之繇是著忠孝節思玄賦曰盍遠
迹以飛聲翰曰效呈飛忠孝之聲於漢此喻

也匹碑栢栢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

其十一善曰劉琨勸進表曰撫軍幽州刺史臣

匹碑尚書曰勗哉夫子尚栢栢漢書曰陳遵張

竦為後進冠小雅曰牧臨也尚書曰有夏昏虐

民墜塗炭濟曰栢栢武貌撫軍謂匹碑為撫

軍將軍幽州牧冠謂在衆賢上也塗泥也炭火

也百姓遭亂如陷墜於泥火之中而匹碑能濟

彼塗炭善曰周禮曰以阜人塗炭既濟寇挫民阜

良曰挫善曰朝右謂別駕謬其疲隸授之朝右

摧也善曰張璠漢記曰王堂為汝南太守教掾史曰其憲章朝右委功曹

陳蕃也向曰謬誤也右上也疲隸惡賤謀自

比也言誤以我為別駕上懼任大下欣施厚實

問授任在衆人之上

祇高明敢忘所守善曰漢曰武帝制

曰任大而守重管子曰上施

文選卷之五

天

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也毛詩曰高朗令終鄭玄
曰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也漢書谷永曰有
守者循其職也銑曰祇敬也高明謂匹碑也言實敬之不敢忘其職守相彼反哺

尚在翔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

善曰毛詩曰相

聲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也斯心謂謀
父母見害之心也晉語國人誦共世子曰是人
斯而有是梟也翰曰相視也視烏鳥猶能每
反哺誰是人而能忍此父母之讐而無心者每

憑山海庶覲高深

善曰山海以喻現也李斯上
書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

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
覲見也高深謂現也言每依山海度得相見也

遐眺存亡緬成飛沈

其十三

善曰韋昭國語
注曰緬猶邈也齊曰眺

視也緬遠也言視存亡之
理遠然成其飛沈眺望也

長徽已纓逝將徒舉

去收迹西踐街哀東顧

善曰長徽已纓謂被匹碑所辟類乎徽纒之繫

於已也周易曰繫用徽纒說文曰纓繞也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良曰徽索也逝往也言往將移舉收彼西踐之跡街悲哀在東而顧也

易云途遼曾不起步豈

不夙夜謂行多露

與十四

善曰賈逵國語注

夜謂行多露然貞女以露多而不往喻已懼威而不行向曰曷何遼遠也言何云途路之遠我心為咫尺步之間也豈不能早夜而行恐彼多露濡已畏匹碑疑其二心也

縣縣

女蘿施于松標

必遙切

善曰女蘿自喻松標謂現也毛詩曰焉與女蘿施于

松栢廣雅曰標末也銑曰縣縣長貌女蘿施于蘿喻已弱而附於匹碑也松標喻匹碑也

稟澤

洪幹晞陽豐條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織質

承此衝飈

目十五

善曰說文曰幹本也楚辭

乾也飈喻亂也鹽鐵論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
翰曰稟受也豐茂操執也纖質謂微能也衝飈
謂機要之事也言持已微
能恐不堪衝機要之事也纖質當微衝飈斯值

誰謂言精致在賞意

善曰莊子曰可以言論者
物之粗者也可以意致者

物之精者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曰寔是值逢致至賞識也言誰謂我精麤至在
識意不見得魚亦忘厥餌

善曰餌猶筌也莊子
得魚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
而忘言良曰餌鉤上食以引魚也遺其形骸

寄之深識

其十六

善曰莊子曰申徒兀者也
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

而未曾知吾兀者也今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
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王命論曰開然

深識向曰言我遺喪形骸先民五臣頤意潛

山隱凡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爾雅曰頤養也

其偶也良曰先人謂古人也頤養也潛山巢許之徒也隱凡謂南郭子綦也仰熙丹

崖俯淖綠水無求於和自附衆美善曰說文曰

燥也莊子曰古之治道者智與恬交相養而和

理出其性又曰無不亡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

而衆美從之良曰熙慘也淖浴也言如此之

人不和於人而人自和不附於美而美自附

慷慨遐蹤有愧高旨其十七善曰言心慷慨

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塗善作一轍曰

之蹤不能追之也故有慙高人之意旨意也爰

謂琨被謗也臧榮緒晉書曰衆人謂琨詩懷帝王
大志莊子仲尼謂常季曰自其異者視之肝
膽楚越也高誘淮南子注曰肝膽喻近也楚越
喻遠也同大觀謂琨也鵠冠子曰達人大觀乃
見其符文子曰聖人由近知遠以萬異爲一同
也淮南子曰萬殊爲一也良曰異論謂有讒
現於匹碑楚越兩國名喻遠也言平生親近之
心遂爲阻遠琨常懷大觀之理萬端爲一轍也
死生既齊榮辱奚別
善曰列子楊朱曰生齊死
齊賢齊愚齊貴齊賤齊王
仲宣七釋曰均同死生混齊榮辱也良
曰以大觀之道則榮辱死生齊而無別
處其玄
根廓焉靡結
善曰廣雅曰玄道也張
衡玄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
根作於太始莫與爲先廣雅曰廓空也靡結謂
體道虛通心無怨結也翰曰玄根無形類自
然之根廓空也處此
福爲禍始禍作福階
善曰
玄根體空無結闕也

常也韓詩曰福先福為禍堂濟曰禍福相生遞為階始

天地盈虛寒暑周迴

善曰言物極必反也周易

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艮曰萬物滋繁

為盈枯槁為虛寒盡則暑來終而復始故言周

也夫差不祀鬻在勝齊句賤作伯祚自會稽

善曰以喻聰也史記曰吳王夫差北伐齊敗於

艾陵越王句踐敗吳王自劉越滅吳以喻現也

又曰句踐已平吳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九命

為伯向曰吳王夫差敗齊於艾陵而驕為句

踐所滅故曰不祀鬻兆也亡國之兆在於破齊

句踐先為夫差所敗棲于會稽而今之滅吳也

是棲會稽謂滅吳之福也祚邈矣達度唯道是

福也言現亦當興復晉室也邈矣達度唯道是

杖形有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之量善

達度亦謂琨也何晏論語注曰秦自縱秦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毛詩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國語齊大夫子高適魯見孔子曰而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也銑曰邈遠也遠矣美琨也杖據也言據道而行形體雖謂人所屈神智則無不通矣川流謂不閼也淵量喻其深也

上弘棟隆下塞民望

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善曰周易曰

鄭玄禮記注曰塞滿也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翰曰琨能興復晉室上大夫國家梁棟下滿萬人之望也

贈崔溫

五言

善曰集曰與溫太負崔道儒何法盛晉錄曰溫嶠字太負又

曰崔旒字道儒

盧子諒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游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

京路

善曰毛詩曰俟我於城隅孟子曰事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曹植蟬賦曰始遊豫

乎芳林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曹子建白馬篇曰揚聲沙漠重良曰隅城角也眺遠視也沙漠流沙也重邊也舊京洛陽也洛陽被燒破故云舊京平陸引長流岡巒

挺茂樹中原厲迅飈山阿起雲霧

善曰厲疾貌也何曰陸

平地岡巒山也挺拔厲作迅疾也飈風也山阿山曲也

游子恒悲懷舉目

增永慕良儔不獲偕舒情將焉訴

善曰漢書高祖曰游子悲

故鄉李陵書曰舉目言笑誰與爲權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銑曰謀旅宦幽州故云游子偕俱也恨不得與嶠悅等俱游也遠念賢士風遂

存往古務朔鄙多俠氣豈唯地所固

善曰楚辭曰伊思兮

往古爾雅曰朔北方也鄭玄周禮注曰都之所

居曰鄙漢書曰趙地北通燕涿高氣勢也

曰賢士風謂古之良將之風也務取也鄙邊

也言朔邊非但有游俠之氣亦地之堅固

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

善曰史記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代居

鴈門備匈奴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

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

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

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說文曰懷念思

也濟曰荒

趙奢正疆場

亦秦人折北慮

善曰史記

夷匈奴也

曰趙奢趙之臣部吏也秦伐韓令趙奢將救之

大敗秦軍秦軍解而奔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左

氏傳曰疆場之患一彼一此

濟曰趙奢亦趙將疆場趙之邊界奢守趙界秦軍自催無侵北

之慮

也 羈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

善曰左氏傳齊侯使敬仲爲卿

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

又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良曰謀自云

得委身事之是與時遇也 恨以騫蹇姿徒煩非

善作 子御 善曰王命論曰騫蹇之乘不騁于里

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丘人言之周孝王召

使主馬于汧渭之間大蕃息非與飛古字通

向曰非子蒙造父之後善御者謀曰言我鈍騫

之姿徒勞善御者御之御者以喻其匹碑也

亦旣弛負擔忝位宰黔庶苟云免罪戾何暇收

民譽 善曰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

也 銑曰弛廢也黔庶人也譽聲美也言廢負

擔之後忝職埋人且免罪至身而已何負容暇

以收人之

美聲也倪寬以殿黜終乃最衆賦

善曰漢書曰倪寬遷

左內史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租多不入後

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

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維屬不絕何武不赫赫

課更以最上輸曰殿後最先也

遺愛常在去

善同濟注楚內史仁厚

居官無赫赫之名去

後常有遺愛爲人思之赫赫盛兒

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何

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素猶故也良曰古人謂

倪寬何武希望也短弱謙自謂也有素謂素有

仁厚之性敷布也二子崔溫也以知我情故有

荅魏子悌

五言

向曰魏子悌亦爲劉琨從事與謀同官

盧子諒

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

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

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

施非一人之力卑蒼曰腋在肘後銑曰崇高

幹枝也為高臺非一木之枝而就狐腋下皮白

堪為裘然為裘非一狐腋之能成喻為國亦資

衆賢之力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弘績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高祖征伐

定天下縉紳之徒騁其智辯並成大業

翰曰成大業者資衆賢以成大功也遇蒙時

來會聊齊朝彥跡

善曰言富貴榮寵時之暫來也漢書蒯通曰時乎時不再

來翰曰朝謂琨府朝也彥謂悌也顧此腹背

言我蒙遇其時得與悌齊跡事琨也

羽愧彼排虛翮

善曰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於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

也船人孟胥晚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
無士乎公曰吾食客客門左千右千人何謂不好
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
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
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
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翰曰謔自言我腹背之
毳愧對涕六翮之用

寄身蔭四岳託好憑三

益

善曰書帝曰咨四岳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
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濟曰四岳諸侯謂

劉琨匹驪也三益友謂涕也
言我寄身於謀得託於涕也

傾蓋雖終朝大分

邁疇昔

善曰鄒陽上書曰白頭如新傾蓋若故
左氏傳曰楚子文訓兵終朝而卑李固

與賓卿書曰開廓大分綢繆恩信左氏傳羊斟
曰疇昔之羊子爲政良曰昔孔子遇程子於
途雖傾蓋而語終朝至於大
論分義我與涕過於昔人

在危每同險處安

不異易

協韻以赤切

俱涉晉昌艱共更飛狐厄

易夷

易也王隱晉書曰惠帝以敦煌土界闊遠分立
晉郡又曰晉昌護匈奴中郎將別領戶然時段
匹碑為此職謀在碑所難斥言之故曰晉昌也
晉中興書曰石勒攻樂平劉琨自代飛狐口奔
安次也向曰晉昌郡名為石勒所攻飛狐塞
名嘗為賊所得劉琨與謀悌往伐之為賊所敗
奔安次故云同
險易厄難也
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善曰毛詩
曰死生契闊左氏傳晉公子重耳謂耳楚子曰晉
楚治兵以與君周旋銑曰契闊厄難也周旋
招追逐言恩義
豈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善曰
之道自此深厚
子曰士無鄉曲之譽則不可以論行匹碑諱
為幽州別駕故曰本州之後論衡曰王充以章
和二年罷州後翰曰言我不因鄉曲之美譽
而謬充此幽州別駕也諱丞郡人丞郡屬幽州

故云本垂離令我感悲欣使情惕理以精神通

匪曰形骸隔

善曰毛萇詩傳曰惕惕猶切切也楚辭曰衆人莫可與論道非精神

之不通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今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濟曰悲今別離欣皆同聚令我情之

妙詩

申篤好清義貫幽蹟恨無隨侯珠以酬荆文璧

善曰小雅曰蹟深也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韓子曰楚人下和得璞玉於荆山之中文王即位乃使理其璞得寶焉命曰和氏之璧傳玄豫章行曰琅玕溢金匱文璧世所無良曰篤厚悌之贈詩申其厚好義貫幽蹟言我恨無美才如隨侯珠以酬悌之妙詩如荆文之璧也

荅靈運

五言

謝宣遠

向曰靈運先寄愁霖詩於瞻故有此荅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皓

五臣

已盈

善曰何敬祖雜詩曰閑房來清氣呂氏春秋曰冬不用娶清有餘也軒牕

也蜀都賦曰高軒以臨山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熒熒華燭銑曰霽晴也軒門扇也盈滿

也言月露之色太盛盈滿內外也

獨夜無物後寢者亦云寧

善曰

孫卿子曰是謂以已為物役也

銑

忽獲愁霖

唱懷勞奏所誠

善作

成善

曰靈運愁霖詩序云示從兄宣遠翰曰愁霖謂

靈運所寄也懷勞謂思劬勞書其懇誠也

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

善曰魏文柳賦曰行旅仲而廻眷毛詩曰眷言顧之濟曰靈運既歎行旅復深春戀於瞻

伊余雖寡慰殷憂要爲輕牽率酬嘉藻長揖愧

吾生

善曰長門賦曰伊余懷之慢愚今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左氏傳智伯曰牽率

老夫以至於此文賦曰嘉藻麗之彬彬漢書曰酈食其長揖不拜陸機贈潘岳詩曰食日吾生明德惟允良曰慰安也言我情雖少安爲得靈運詩殷憂之情要爲輕也生有德之稱也言雖牽率酬其所贈然揖靈運之德而自愧也

於安城答靈運

五言善曰謝靈運贈宣遠序曰從兄宣遠義熙十一年

正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冬有答向曰瞻爲安城守靈運見贈故有此答

謝宣遠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逾善作濬華宗誕吾秀之

子紹前胤善曰阮德祿荅棗道彥詩曰體直響

貴族必有應斯舉者毛萇詩傳曰誕大也大矣

后稷十月而生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之子

于征尚書曰俾克紹前烈孔安國尚書傳曰胤

嗣也銑曰蔚盛濬深誕生紹繼胤緒也之子

謂靈運也言子孫之賢益宗綢繆結風徽烟煜

族深盛也謂靈運能繼其緒綢繆結風徽烟煜

吐芳訊鴻漸隨事變靈善作臺與年峻善曰毛

詩曰綢繆束薪周易曰天地烟熅萬物化醇演

連珠曰肆義芳訊鄭玄禮記注曰訊問也鴻漸

以喻仕進雲臺以喻爵位也周易曰鴻漸于陸

其羽可以為儀李願阮彥倫誅曰累土積功以

爲雲臺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脛高誘曰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也翰曰綢繆纏縣也微善也謂風雅相善也烟煴和氣也芳訊芳言也謂贈詩也漸進也隨事變祿扶進變也靈臺喻德也言靈運之德年益高峻也

華萼相光飾嚶鳴

善作嚶嚶

同響

善曰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鄭玄曰興者諭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也毛詩

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曰其鳴之志似於求友也

齊曰華萼喻兄弟也嚶鳴兩鳥之聲也言我與爾文章相和亦猶鳥之嚶

鳴而悅其同聲響也光明也華飾也親親子敦

余賢賢吾爾賞

善曰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又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

宗論語曰賢賢易色良曰子以親而厚我賞識也我識爾之賢才也

比景後鮮

輝方年一日長

善曰言此景後爾先輝方年長爾一日也說文曰景光也論語

曰子路曾皙問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

長乎爾而曰比光景與汝則在後鮮明方年

我則一自長於汝也菱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曰王逸楚

辭注曰枝葉早菱痛絕落蕭安仁河陽詩曰峻

巖敷榮條文賦曰露若涸流楚辭曰江河廣而

無梁銑曰菱葉涸流自喻也業謝成

榮條河廣喻靈運之德茂深也女作御

操復禮愧貧樂善曰司馬彪莊子注曰殉營也

歸仁焉子曰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翰曰言

營事業無成遂本志不克已復禮居貧樂道故

云愧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五臣作曲善曰許

也于注曰果成也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

祿足以代其耕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也

齊曰幸會得此祿剖符守於履運傷荏苒遵塗

安城安城臨江故云江曲也

歎緬貌

善曰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陸機贈馮文熊詩曰遵塗遠蹈又擬古詩曰緬

邈若飛流良曰荏苒流易也緬邈長遠也言

所履之運流易遵常之道長遠也

布懷存所欽我勞一何篤

善曰嵇康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我勞如何徐幹

答劉楨詩曰我思一何篤其愁兼三春

向曰

布懷抱所敬於靈運也言

肇允雖同規翻飛各

異槩

善曰毛詩曰肇允彼樛蟲翻飛惟鳥異槩

楚辭曰一槩而相量也

銑曰肇始允信槩節

也言我初始信與爾同規摹及騰舉之節各異

也迢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內

善曰宣遠為安城守故云封畿外靈

運為秘書監故云承明內也

毛詩曰京畿千里

遠貌窈窕

尋塗塗既睽即理理已

五臣對善曰外作亦對內殊職

是塗睽也賢愚異任是理對也

濟曰絲路有

恒悲矧廼在吾愛

善曰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可以黃可

以黑楊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可以南可以北又絲或為蹊也

良曰楊朱墨翟感於素絲岐路尚值有悲况在跬行安步武鍛殺

我愛而垂別也跬行安步武鍛殺

善曰漢書公孫懼曰吳失與而無助跬行獨進如淳曰跬以一足行鄭玄禮記注曰武迹也

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莊子曰有鳥焉其名為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斥

鷃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此亦飛之至也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向曰跬舉

豈不識

高遠違方往有各歲寒霜雪嚴過半路愈峻

臣五

作逾峻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豈不識宏大羽

翼不相儀郭象莊子注曰亦猶鳥之自得於一

方也周易曰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言位高而愈

懼也莊子孔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戰國策

曰或謂秦王曰日行百里者半於九此言末

路之難也銑曰言我豈不知高遠之美材德

不及違常而往恐有悔各歲寒喻老也半路謂

五十已上也逾益峻難也年老至是其情益難

也

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進

善曰庾元規讓中書表曰量已知弊

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晏

子春秋曰上士難進而易退也銑曰量其已

材薄劣畏其友朋故

難進而勇於退也

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訊

其五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

曰賓寫爾誠曹植與吳重書曰得所來訊文采

委曲 何曰言勉汝善道無自誤也
以酬其來問也言此以相誠酬對也

西陵遇風獻康樂

丘言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襲封康樂侯鄭

玄禮記注曰獻猶進也又曰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

謝惠連

濟曰惠連是靈運弟尊之故云獻也西陵蓋所居之西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難情

無歇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裝飾也

楚辭曰吉日兮辰良蜀都賦曰漾輕舟楚辭曰陶嘉月兮總駕寧王英兮自修爾雅曰陶喜也翰曰指擬趣向也成裝謂裝束成就也候時也良辰安靜無風特也漾舟泛舟也陶樂也嘉月謂其春月也
瞻塗意少悰還顧情多闕

善曰韋昭漢書注

日崇樂也

良日

闕謂闕常情也

哲兄感此

婢

別相送越柯林

善曰兄謂靈運也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

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毛詩曰有女此離慨其

嘆矣毛萇曰此別也匹視切爾雅曰野外飲錢

日林林外日垌

銑曰越度也同善注

飲錢

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

廻塘隱艫棧

曳

遠望絕形音

與

善曰毛詩

後漢書曰郭伋遂止野亭韓詩曰眷眷懷顧孔

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南都賦曰分背廻塘說

文曰艫船頭也韋昭漢書注曰棧楫也齊曰

袂袖也湖水曲也水南曰陰留子謂靈運往也

行客惠連自謂也悽悽眷眷悲戀貌迴塘曲岸

也艫舟也棧楫也言舟隱曲岸望聽不見其形

音

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遥悲遥但自弭路長

當語

五臣作問

誰善曰楚辭曰汎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

而自弭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古詩曰愁思

當語誰濟曰靡靡行貌戚戚憂傷也既就長

路憂傷而抱遠悲引止也言行行道轉遠去去

悲久但自止無人可語之也

情彌遲

善曰陸機赴洛詩曰行行遂已遠韓詩外傳曰孔子之去魯遲遲乎其行也

翰曰行道雖遠想戀之情遲遲然不能絕也

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折

江湄

善曰酈善長水經注曰浦陽江水導源烏傷縣而經上虞縣孔安國尚書傳

曰水北曰汭晉灼漢書注曰江水至會稽山陰

為浙江郭璞山海經注曰今錢塘有浙江良

日浦陽浙江皆江名也

外之交入也湄水岸也

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

善曰毛詩曰零雨其濛

屯雲蔽曾嶺驚風涌

蔽障也曾嶺高山也飛流謂浪起也落雪言二月半時尚有餘雪灑謂散灑於林木之上也

浮氛晦崖巘積素惑

五臣作或

原疇曲汜薄停旅

五臣

作通川絕行舟

四

善曰爾雅曰重巘險也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泊與薄

古字通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隊隱也

魏文柳賦曰行旅仰而迴眷上林賦曰通川過

於中庭魏文帝善哉行曰洋洋川流中有行舟

向曰巘山之險積素謂雪也或亂也積雪之色

亂於原野曲汜窮瀆也謂舟

皆停止通流之處絕而不行

臨津不得濟佇楫

阻風波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瞻

五臣作矚

興

游歎東睇起悽

五臣作淒

歌

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臨津不濟還轅息鄒爾

雅曰佇久也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

波之患也

翰曰津濟度處佇久立也蕭條空

寂貌也氣色少謂和謂風雲錯逆也西瞻思積與兄游故起歎息睇視也妾歌即此詩也

憤成疾痾晦無管將如何興善曰韓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

願言思伯使我心痾薛君曰萱草忘憂也萱與誼通良曰言累積憤怨成其疾病也萱草可

以忘憂也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

三年徐羨之等誅徵顏延之為中書侍郎范中書蓋謂范泰也

謝靈運銑曰顏延之范泰俱為中書侍郎舊園即會稽始寧之園也宋

太祖遣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令仕故有此行也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

東山

善曰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爲帝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弃

人間事欲從赤松子學道輕舉又曰琅邪郝漢亦有清行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東山謂會稽始寧也檀道鸞

晉陽秋曰謝安有友東山之志每形之於言向曰言我辭滿不謂多祿謝病不待老年聖靈

偶然與二賢合意輒自免官歸會稽山也昔廻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飈激烈火縱炎煙

焚玉發岷峯餘燎遂見遷

善曰聖靈謂高祖也陸機弔魏文帝柳賦

曰行旅仰而廻眷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權任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鹽鐵論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尚書曰火炎岷崗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齊曰聖靈謂宋太祖也廻眷謂眷顧於已也微小也謂已小爲高尚之志不及宣用

也衝騰謂徐羨之等為亂殺廢帝王司馬
故云焚王發崑崙山靈運時為廬陵王司馬
被遷永嘉守故云
投沙理既迫如邛願亦愆
餘燎遂見遷也
漢書曰賈誼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
以為壽不得長又曰卓文君謂司馬長卿曰第
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
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第但也
翰曰言我被遷
既逼迫歸願亦
失也愆失也
長與歡愛別永絕平生緣浮舟

千仞壑揔轡萬尋巔

善曰緣因緣也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春秋繁露

曰水赴千仞之壑而不旋似勇者家語孔子曰
善御者正身以揔轡琴賦曰青壁萬尋銑曰
親愛緣為從頭斷絕也千仞壑謂
江也萬尋巔謂山也言所歷危險
流沫不足險

石林豈為艱

善曰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
四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夫遊

之以爲有苦使弟子並水而承之數百步出被
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
道乎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楚辭曰馬有石林
銑曰石林之險山名也以此比所經涉之處此
未足爲閩是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善曰漢書
艱難也閩無諸世奉越祀身帥閩中兵以佐臧秦韋昭曰
東越之別名也向曰閩中東越之名言彼邊
不可安處而事蹟兩如直心慳三避賢善曰
日夜思歸利魚有道無道行俱如矢而已有道則見召無道
則左遷故云事蹟兩如矢直而已雖遷終無悔
吝心慳三避之賢韋昭漢書注曰蹟頓也謂顛
仆也說文曰蹟跌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
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記曰孫叔敖相楚三去
相而不悔知其非已罪也三避三黜也濟曰
兩直謂邦無道如矢邦有道如矢三避賢謂太

遇三賢

託身青雲上極巖挹飛泉

善曰託身承華

側稽康絕交書曰許由之巖棲翰曰託寄也青雲上言所居高也

盛明盪氛昏貞休康屯遭殊方感成貸微物豫

采甄

善曰盛明貞休謂太祖也言以盛明之德而湯氛昏之徒又以正美之道以康屯遭

之俗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周易曰乾元亨利貞又曰休否大人吉鄭玄曰休美也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也周易曰也如遭如沈約宋書曰太祖登祚徐羨之等徵靈運為秘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文子曰殊方偏國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魏明帝豫章行曰於斯誠微物能不懷傷悴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良曰盪氛昏謂平徐羨之也貞正也言用正美之道以安屯難也殊異之方皆成恩施故我微細之道

物豫及采錄也甄錄也

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板

百蠻纏善曰

徵也感深感荷情深也楚辭曰悲靈修之浩蕩

何執操之不固應璩與陰中夏書曰體正者則

檢於人質弱者則陋於衆版纏猶牽引也

曰言我感慮之深然執操不能堅固體質尠劣

易爲板纏也

言就徵也

言就徵也

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然曩基即

先築故池不更穿

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廣雅曰款愛也爾雅曰曩久也謂

久舊也仲長子曰築基起功莊子曰相造於水

者穿池而養給也向曰曾則也則是還其故

園語往謂昔有此語款然謂款其所欲

曩昔也言昔隱居之處不加其穿築

舊行壞石無遠延

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桂木雜

臺延石千里延壞百里

雖非休憩地聊取永

日閑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

以永日鄭玄曰

永別也莊子南榮趯曰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也司馬彪曰衛生謂衛護其生全性命也息陰即息影也牽謂俗務也翰曰言此故園雖非休憇之地聊取永日閑暇而攝衛自有其常也亦猶畏影之人皆之而走不知就陰而止影也所牽謂俗務所牽也

夫子照情素探懷授

往篇

善曰史記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披心腹示情素素猶實也王仲宣詩

曰探懷授所歡願醉不顧身良曰夫子謂顏范也言一人明我情之本故探已懷抱寫誠授

所往之篇

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

善本

無可見羊何共和之

五言 善曰謝靈運道名山志

曰桂林頂遠則嶮尖疆中沈約宋書曰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文章常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銑曰臨海郡名嶠山頂也疆中地名羊璿何何長瑜此詩與惠連令見羊何二人可共和之也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

善曰楚辭曰覲杪秋之遙夜

與子

別山阿含酸赴修畛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

善曰說文曰畛井田間陌毛萇詩傳曰判分也

別欲去而情不忍也
顧望所
未
仲
玄
江
山
亦

已隱
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脰頰也陸彥聲詩曰相思心既勞相望脰亦脰說文曰脰疲

也脰與脰通文字集略曰江水際中
齊曰脰頰也脰正也江水岸也言相望之頸未止而

舟已隱於
曲岸也
隱汀絕望舟驚棹逐驚流欲抑一生

歡并奔千里游
善曰海賦曰驚浪雷奔言遠別已為抑歡千里逾加離思列子

公孫朝曰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古詩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
翰曰驚疾也抑止

也并其也言欲止一生
日落當樓薄繫纜臨江

樓
善曰纜維舟索也吳志曰更增阿纜謝靈運遊名山志曰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

望湖中右傍長江也
良曰纜船上豈惟夕情歛索也日暮栖薄纜船於江樓之上

憶爾共淹留

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
銑曰言夕色雖歛憶汝之情轉增

淹留

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茲情已分慮况

乃協悲端

善曰潘岳哀永逝曰憶舊歡兮增新
悲悲端謂秋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

氣也

向日追念昔歡更增秋泉鳴北澗哀援

響南巒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

善曰爾雅曰
巒山陷郭璞

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蒼頡篇曰攢聚也
銑曰猿鳴泉響感動人使其憂傷久念皆攢聚

於心

攢念攻別心且發青谿陰暝投剡

時中宿

明登天姥

莫岑

善曰楚辭曰夕投宿於石城漢
書曰會稽有剡縣吳錄地理志

曰剡縣有天姥岑

濟曰聚念能攻激別離之

行歷處也。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及。日太山之
高參天入雲，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潘
安仁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翰曰：入雲霓
言高也。那可尋，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微音。善曰：謂迷舊路也。
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毛詩曰：太姒嗣徽音。良曰：浮丘公，古仙人，微
美也。言我儻遇此仙公，長絕子美音信。

酬從弟惠連

五言 銑曰：酬報也。報前西陵遇風獻詩也。

謝靈運

寢瘳謝人徒滅迹入雲峯

善曰：爾雅曰：瘳，病也。太玄經曰：孝子行則

滅迹立則隱形。向曰：徒，衆也。言我卧病謝時人之衆，滅迹入於雲峯也。峯，山也。

巖壑

寓耳目歡愛隔音容永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

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胷

詩曰歲寒無與同鄒

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應享古詩曰濟濟令弟史記蔡澤曰披腹心

濟曰巖壑山水也歡愛謂惠連也寄情山水與爾隔音容也

言無敢望有識我心者長懷代人無有堪與同事末衰也衰老始得逢令弟

聞解我心胷也令弟謂惠連心胷既云披意得

咸在斯凌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夕慮曉月流

朝忌曛日馳

善曰莊子善養曰余逍遙於天地之閒而心意自得也說文曰帙書衣也王逸楚辭注曰曛黃昏時也

謂開書帙也相問古今所知之事欣然相樂朝夕不疲畏日月之流吾對無我次長夜入淮

也莊子曰禍福相生聚散以成鏡曰以言語
相對無厭息也然人理
有聚散遂成分離也

分離別西川廻景歸東

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傾想遲嘉音果

枉濟江篇

善曰爾雅曰延長也連猶思也果猶遂也向曰西川即惠連別處也東

山靈運所居也言迴別之光景歸於東山也遲待也傾心待爾音信果然與我詩也齊江篇則

惠連與靈運詩也

辛勤風波事歎曲洲渚言

善曰家語孔

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秦嘉贈婦詩曰思面叙歎曲洲渚既淹時風

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期猶復惠來

章祗足攬余思黨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

善曰

廣雅曰務遠也華京猶京華也郭璞遊仙詩曰
京華游俠客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毛詩
曰胡逝我梁祇攪我心陶喜也楚辭曰陶嘉月
兮總駕舉玉英兮自修齊曰務趣也言觀詩
之趣但合遊宦之路不存意山谷也惠我之詩
祇足亂我之志果歸言惠連別時有歸言也此
言如果當共暢
樂暮春之時也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善曰
謂暮春氣節與仲春未交也孔安山桃發紅萼
國尚書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也
野蕨漸紫苞善曰爾雅曰橈山桃也毛詩曰言
生紫苞尚書曰草木漸苞孔安國曰嚶鳴善本
漸進長苞叢生也翰曰紫色也嚶鳴作鳴
嚶
已悅豫幽居猶鬱陶善曰毛詩曰伐木丁丁
而不淫論衡曰幽居而靜處恬淡自守尚書曰

也良曰此特山鳥鳴也
幽居懷汝之情猶哀思也
夢寐行歸并釋我

客與勞

興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陳蕃周舉

之萌復有平心毛詩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向日佇待也夢寐待之還解我客恨與憂勞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五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贈荅四

贈王太常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年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善曰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

者有珠也 濟曰折曲也蓄寶每希聲雖祕彰徹善曰老子曰大

音希聲左氏傳君子曰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徹也 翰曰水之蓄珠常有音聲雖然祕密光

明亦通於上喻君聆龍睒
砌九淵善作聞鳳窺

子之道闇而彰也丹穴
善曰廣雅曰聆聽也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頷下說文曰睒察也

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良曰

九重之淵龍所居也丹穴歷聽豈多士善作唯

然觀時善作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五臣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王官也王逸楚辭注曰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

榮為國華尚書曰凡厥衆人極之敷言秋興賦曰猥廁朝列爾雅曰列業也銑曰觀見敷布

烈美也言歷聽豈有多士然獨見僧達可為時哲矣舒其文章布其言語可以廣國朝之美也

惠軍勾平迷步風皮郎善曰禮記曰德輝動

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

耄老也言德輝可以盛邦國之美芳風可以加

鄉老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閑

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濟曰則不敢正謙詞也邑外曰郊扉門扉也言

我同僧達幽居於邑外林間時晏開亟

門常晝閑言無事也

者轍善曰爾雅曰野外謂之林鄭玄周禮注云

陳平門外多長者車轍翰曰林間里門晏晚

亟數也林中之門雖晚開而數迴長者之車轍

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羣化徂生入

窮節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注

雅曰徂往也謂往之死也家語孔子曰化於陰

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良曰

決及也靜思及於萬物變化之理傷我豫往誠

既往之年入此窮暮之節喻已年老也豫往誠

歡歌悲來非樂關善曰周易曰初六鳴豫凶王

雅曰豫樂也淮南子曰泰樂而喜曲終而悲鄭

玄禮記注曰關終也銑曰豫逸歌息也逸樂

之往信歡之息也凡奏樂而喜樂屬美謝繁翰

關而悲言今悲來自傷不因樂關屬美謝繁翰

遙懷具短札祖黠切善曰屬猶綴也謝猶慙

向曰愧我無繁辭之翰綴屬君之美又曰札牒也

事然遠寫懷抱具短札之中札筆也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五言善曰集

敬宗 濟曰願延年從兄

願敬宗也車長沙字仲遠

頁正年

炎天方埃鬱暑晏閑塵紛善曰炎天高誘曰南方

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廣雅

曰方正也毛萇詩傳曰鬱積也禮記曰仲夏小

暑至賈逵國語注曰晏晚也毛萇詩傳曰閑息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翰曰言正炎熱

時塵氛煩鬱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善曰賈

至晚乃息也

注曰偶對也周禮曰以星分博側聽風薄木遥

夜良曰闕偶猶無對也

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善曰法言

山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亦激之意也楚辭

曰雪紛紛而薄木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

通系卦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聖主得賢臣頌

曰蟋蟀秋吟銑曰睇視也言聞風聲迫林

木視月從雲而開也陰蟲歲候初過半荃蕙豈

蛩也先秋謂秋前聞也

蛩也先秋謂秋前聞也

蛩也先秋謂秋前聞也

久芬

善曰楚辭曰時蠶蠶而過中又曰荃蕙化而為茅向曰雖在夏中聞蟋蟀則知時

候過半荃蕙香草也豈能久芬者亦自傷也

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

殷

善曰漢書曰竇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鵬鳥賦曰萬物變化楚辭曰思慕類兮以悲魏文

帝善哉行曰喟然以惋歎抱情不得敘桓玄鸚鵡賦曰眷儔侶而情殷殷憂也濟曰屏退也

九逝非空思

類朋類也謂敬宗仲遠也退居痛物之變化思慕朋類而情殷憂也

七襄無成文

善曰楚辭曰惟郢路之遼遼兮魂一夕而九逝韓詩曰跂彼織女終

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翰曰言我魂一夕九往豈空自悲思所思者君

也但恨七反而不成文章也

直東宮答鄭尚書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

時為太子舍人故有此贈答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然答詩謝舍人

之日

皇居體環極設險祗天工

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

曰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譬眾星之環極洋赫義以輝煌周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銑曰皇居天子居也體象也象眾星之環北極設險謂禁衛也祗猶敬也工官也言守衛敬天子官也兩闥阻通軌對禁限清風兩闥謂東宮及中臺也方言曰軌道也各有禁守謂禁中也故曰對也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向曰兩闥謂皇宮皇太子宮也俱在禁省故云對禁也限清風謂不見鄭跋予旅東

館徒歌屬南墉

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賈逵國語注曰旅客也爾雅

曰徒歌曰謠鄭玄儀禮注曰屬注也謂意注之也尚書爲中臺在南故曰南墉濟曰跂舉踵也

東館謂東宮舍人居之徒空也言思鄉空爲歌謠墉牆也寢興鬱無已起觀

辰漢中

善曰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辰大辰也爾雅

曰大辰房心尾也郭璞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也翰曰鬱思

也或病或起思君之深也辰流雲謁青闕皓月

鑒丹宮踟躕清防密徙倚恒漏窮

善曰廣雅曰鑒照也毛詩

曰搔首踟躕夏侯中答潘岳詩曰相思限清防企佇誰與言爾雅曰密靜也楚辭曰步徙倚而

遙思漏窮言曉也良曰流雲行雲也謁暗也

徧也漏刻漏也漏盡謂至曉不寐

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惜

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

善曰演連珠曰肆義芳訊古詩曰感物懷所思

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周易曰貴于丘園束帛

曰景行行止高松喻守節而不移也論語子曰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銑曰君子謂鄭

也芳訊謂所贈詩也言感物痛我之中心也惜

傷也高松喻鄭公言我傷無丘園之美倣學彼

高松貞堅之節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

貫美價難以克充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

諸求善價而沽諸向曰謂鄭所贈詩有知言誠信之貫我之才薄不能充所贈詩之美價也

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

善曰樹絲桐欲播之琴瑟也魏文帝書曰

嘉賦益腴爾雅曰賦賜也毛詩曰言樹之背史記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異絲桐之間哉濟曰何以銘記嘉善之賜將樹絲桐為琴瑟播之樂章

和謝監靈運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為秘書監也翰曰監祕

書監也和前靈運贈顏范二中書也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之為始安大守元嘉三年徵為

中書侍郎

弱植慕端操

求步懼先迷

善曰左氏傳鄭子產如陳曰陳亡國

也其君弱植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又曰夫唯捷徑以窘步周易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良曰植立端直窘急也言

其正也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籍善曰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堅
強而不暴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王弼曰得
其所又故不易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謂
常道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
士非俗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韋昭國語
注曰山處曰棲銑曰寡於立身不能擇方正
之道以佐時常刻其志意假借幽棲以成其節
伊昔邁多幸秉筆侍兩閨善曰陸機答賈謐詩曰伊昔有皇左氏傳
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國語曰士茁謂
智襄子曰臣秉筆事君兩閨謂上臺及東宮也
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徙太
子中舍人轉太子中庶子上臺謂文帝也東宮
謂太子也又曰文帝立皇子劬為太子向曰
伊惟邁遇秉執也兩閨謂中書侍郎及太子舍
人雖慙丹腹施未謂玄素睽音奎善曰丹腹
也喻君恩也玄素喻

別也盧諶荅劉琨書曰始素終玄墨翟垂涕周

易曰睽者乖也尚書曰惟其塗丹艱

賸喻榮祿也睽別也言雖蒙榮祿徒遭良時諛

之施終不同素絲之變而別也

彼王道奄昏霾音埋善曰謂少帝之日也潘岳河陽縣詩曰徒恨良時泰蒼

頡篇曰諛諛佞也方言曰奄遽也昏霾喻世亂

也爾雅曰風雨土為霾翰曰良時明時也諛

傾奄又霾暗也言我但遭良時之傾人神幽明

覆而王道久已昏暗謂少帝之日

絕朋好雲雨乖善曰人神幽明絕言時亂不獲祭享也曾子曰天曰明地曰幽

張載詠懷詩曰雲雨散心乎愴而良曰謂謝晦等作亂絕其祭祀朋好各出如雲雨乖離也

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

善曰謂之始安郡也賈誼有弔屈原

文楚辭曰蹇汀洲兮杜若文字集略曰汀水際

逐自投水而死我今被出同之故問於州渚之

間也謁帝帝舜蒼梧山名舜葬處蹊徑也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蕙

音啼善曰楚辭曰倚石巖以流涕又曰款秋

冬之緒風又曰哇留蕙與揭車王逸曰留蕙香

草也向曰緒風相續不斷之跂企予間衡嶠

風留蕙香草緒結以贈遠人

曷月瞻秦稽

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衡山名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

毛詩曰曷月余還歸哉孔曄會稽記曰秦望山

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望南海越絕書

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

會稽齊曰政舉踵也嶠山頂也言我間隔此

山謂出為始安守曷何也瞻秦稽謂秦望會皇

稽山也言何月望此山也謂謝公隱此山也

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

善曰皇聖謂文帝也孫卿子曰變化代興謂之

天德謝承後漢書曰仁風豐澤四海所宗說文

曰振舉也葛龔與張略書曰頑闇沈泥翰曰

皇太祖也昭上天之德而降豐需之惜無雀善

澤振起也起沈泥謂誅謝而徵已也趙簡子歎曰

雉化何用充海淮善曰國語曰趙簡子歎曰

為蜃鄭玄禮記注曰充足也子瑜切良曰惜

傷也自傷不能同此之化將何用以充淮海

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采芡葦昔宇翦棘開

舊畦善曰去國謂去始安也莊子曰越之流人

玄舍之幽門陸雲答兄書曰修庭樹蓬藜玄周

禮注曰次闔苦也廣雅曰葦覆也左氏傳戎子

駒支曰驅其孤狸剪其荆棘孟子曰病于夏畦

劉熙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銑曰去國

謂去職仕也幽門謂幽隱之門樹種也蓬藜草

十畝曰畦
物謝時既晏年往志不倍

往志意已衰不與予俱也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毛萇詩傳曰倍俱也

俱亦齊同之意也向曰萬物退落親仁敷情歲時既晚年已往矣而志不能俱遂

昵興玩

善作賦

究辭悽

善曰親仁謂靈運也左氏傳陳五父曰親仁善鄰國

之寶也爾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說文曰興悅也玩愛也齊曰敷布究盡也言靈運

之詩布情相近而我興芬馥歎蘭若清越奪琳玩可謂盡辭之悽切也

珪善曰吳都賦曰芬馥胎蠶說文曰歇息也一曰氣越泄也禮記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

叩之其聲清越以長鄭玄曰越猶揚也翰曰蘭若香草琳珪美玉也言靈運之詩芬芳清越

可以奪美玉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善曰易香草之音氣

盡言韓詩曰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莊子曰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蒼頡篇曰懷抱也良曰盡我之言非所能報其文章聊且布懷抱之所有也

荅顏延年

五言

王僧達

善曰沈約宋書云王僧達琅邪人也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

行府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於獄中賜死銑同善注

長卿冠華陽仲連檀海陰

善曰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

梁州華陽國記曰益州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穀梁傳曰水南曰陰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冠謂在人上也華陽益州縣名仲連魯仲連也檀專也海陰海西畔珪璋旣文存清里亦道心善曰言珪璋之麗旣光

於道心文賦曰遊文章之林微濟曰珪璋王也喻長卿文府謂文章為府庫之富精理謂精微之理至道之心謂魯仲連也

為林善曰楚辭曰竦余駕兮入冥何邵詩曰亮無風雲會安能襲塵軌司馬遷書曰列於

君子之林也銑曰君子喻延年言高駕之軌與清塵可並二賢為林崇情符遠

迹清氣溢素襟善曰思玄賦曰盡遠迹以飛聲陸景典語曰清氣漂於青雲之

上聲類曰襟交領也高情同往賢之遠迹清淑之氣自盈於本心翰曰崇高符同素本也

結游略年義篤顧棄浮沈寒榮共偃曝五臣作暴春

醞時獻善曰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境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高誘淮南子注

曰浮沉猶盛衰也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郭璞上

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曹植酒賦曰或秋藏冬

發或春醞夏開良曰結游謂結交游略謂簡

略取年德道義之人也篤厚也相顧盼者亦去

浮薄取沈深榮屋翼也偃卧也暴向日以炙背

也醞酒也獻斟謂相獻而斟酌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善曰

謂相獻而斟酌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毛詩

曰聿來胥宇鄭玄曰聿自也銑曰聿遂麥龍

也言遂來及此歲序之暄暖東岑東山也麥龍

五臣作隴多秀色揚園流好音善曰魏文帝登城賦

秀美也毛詩曰楊園之道又曰睨睨黃鳥載好

其音曰秀色謂麥初秀而色美楊柳也流好音謂

春鳥聲也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留與景俱逝而壽損

侵故之侵莊子牧馬童子謂帝曰若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

車而游於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

息齊曰言歡樂乘此暇日之美幽表可用慰

息

韓退之詩吟

翰曰言我之深衷何足可慰但歌

吟君之文章以安我心也

棲鳳難為條淑貺非所臨善曰鳳

不棲故曰難為也

良曰言君文章如鳳而我

非梧桐難為待鳳之條淑善貺賜也言不堪當

所賜

誦以永

五臣

周旋匣以代兼金

善曰左氏

詩也

作詠

傳太史克

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

百而

銑曰兼金最好金也言誦詠周

旋藏之於匣

以當好金也

郡內高齋閑坐荅呂法曹

五言

謝玄暉

向曰在宣城郡內高齋謂安坐

先有贈

故荅之

文選下六

結構何迢遞

曠望極高深

善曰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

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廣雅曰曠遠也高深謂江山也魏武帝善哉行曰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吳都賦曰曠瞻迢遞也言遠盡見高深也

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

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

善曰曹子建詩曰歸鳥赴喬林石崇

思歸引曰宴華池酌玉觴嵇康贈秀才詩曰習和風吹我素琴

遠山臨庭下視高樹池上酌謂酌酒池上也非風中琴謂致琴風中令自鳴聽之以爲樂也

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

善曰毛詩曰彼其之子美無度又曰勞心忉忉

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

量之美詩能勞心謂詩以贈我也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曰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萇曰惠愛也鄭玄曰言愛仁而又好我毛詩曰雜佩以問之毛萇曰問遺也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銑曰瑤華玉也言能以恩惠好我故遺我玉音玉若遺金門步見就玉五臣山岑善曰音謂詩也若遺金門步見就玉作此山岑解朝曰歷金門上玉堂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玉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謂冊府郭璞曰即山海經玉山西王母所居者皇甫謐釋勸曰排閭闔步玉岑向曰金門謂金馬門也言若能遺金門步當見就我此山中也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

五言 善曰集曰沈尚書約也 濟同善注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

善曰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河

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顧淮陽吏人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也翰曰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云病上曰淮陽吾股肱地卿為我卧理之

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連

陰盛農節簞

苔

笠聚東菑

善曰謝靈運南山詩曰疑此永幽棲胡安

道愁霖賦曰冀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微毛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毛萇曰簞所以御雨音臺爾雅曰田一歲曰菑良曰南山曲謂宣城郡在山曲言淮陽猶理況此山曲與幽棲何異乎連陰久雨也盛農則盛夏時簞以禦暑也笠以禦雨也東東臯也菑耕田也

高閣

常晝奄晷皆以淨粹珍簞者夏室輕扇動凉颼

楚嘉魴聊可薦綠蟻

善作

方獨持

善曰殷仲堪

掩閑庭晏然楚辭曰溢颶風而上征毛詩曰南

有嘉魚鄭玄毛詩箋曰聊畧也釋名曰酒有汎

齊浮蟻在上洗洗然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

銑曰諍訟也簞竹席也颶風也魴魚名綠蟻酒

也言郡內無事但

獨爲飲宴而已

夏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

善曰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沉朱李於寒水向

曰朱李果名沈者沈之於水中使其涼也

良辰

竟何許夙昔夢佳期

善曰佳謂沈也言會面良

夢佳期阮藉詠懷詩曰良辰在何許疑霜沾衣

襟許猶所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國曰

夙早也浚深也早夜思之須明行之楚辭曰與

佳期兮夕張王逸曰不敢斥尊者故言佳也

齊曰許處也言我平生良時竟

在何處但夙昔思夢好期而已

邦歲已基

善曰張璠漢記曰南陽太守弘農成瑨任功曹岑暉時人為之語曰南陽

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瑨音津暉音質

論語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又

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曰後漢成瑨為南陽太守為邦謂為郡守也言

我坐嘯空久為已經一

年而無德化及人也

絃歌終莫取撫机

五臣作枕

令自嗤

善曰陸機赴洛詩曰撫机不能麻阮籍

武城宰以絃歌化言我於絃歌之化亦

無所取唯知卧病持枕令我自輕笑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為

隨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

數集僚友眺以才文尤被賞愛長史

府銑曰眺為隨王文學帝徵眺還都道中為詩寄西府同僚即除新安王記室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

詩曰夜未央廣雅曰央已也向曰言客悲與江流俱未央息

徒念關山近終

知返路長

善曰古樂府有度關山曲王粲聞邪賦曰關山介而阻險顏延年秋胡詩

曰反路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

善曰秋河天漢也耿耿光

也毛詩曰兼葭蒼蒼耿耿明淨也蒼蒼秋色也

齊曰

引領顧

見京室

宮雉正相望

平善曰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東京賦曰京室密清周禮

曰王城隅之制九雉古詩曰兩宮遙相望翰

曰京室謂齊郡丹陽也三版曰雉宮雉宮牆也

言與已金波麗鵲支鵲玉繩低建章善曰漢書

正相望也金波麗鵲支鵲玉繩低建章歌云月穆

穆以金波王弼周易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

曰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王

衡北兩星為玉繩星漢書曰栢梁矣於是作建

章宮也扇曰金波月也王繩星名鵲館名

麗猶明也建章宮名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

低謂星下於宮也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

善曰古詩曰驅車策駕馬帝王世紀曰春秋成

王定鼎于郊郭其南門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

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為丘丘南曰陽荆州圖曰

楚昭王墓登樓賦曰所謂昭丘也銑曰鼎門

丹陽郡門也荆州有楚昭王冢言也馳暉不可接

我驅車至都門外乃思見荆州也馳暉不可接

可兄隔兩鄉善曰馳暉日也眺至尋陽詩曰過

度尚不可保交接何况隔雨鄉也風雲作煙有

鳥路江漢限無梁善曰南中八志曰交趾郡治

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濟曰風煙之中常恐

有飛鳥來往江漢之水限閼無橋梁也

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善曰毛萇詩傳曰古者鷹

陽詩曰時菊耀秋華委猶悴也楚辭曰冬又申

之以嚴霜翰曰秋殺氣至鷹隼擊搏菊秋華

也委謂零落也言此恐也寄言尉羅者寥廓已

高翔善曰喻蜀父老曰猶鷦鷯之翔乎寥廓之

空也良曰尉羅者捕鳥之人寥廓空

也高翔言遠去也此喻讒人將害於已

酬王晉安王隱晉書曰晉安郡太康三年

置即今之泉州也 銑曰晉安郡守王德元也 酬者言先贈詩今有答也

謝玄暉

梢梢枝早勁 塗塗露晚晞 善曰爾雅曰梢梢擢也 郭璞曰謂木無枝

柯梢擢長而殺也 楚辭曰白露紛以塗塗厚貌也 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向曰梢

梢樹枝勁彊無葉之貌言厚露晚乾 南中榮橘柚 寧知鴻鴈飛 善

列子曰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櫟碧樹而冬生櫟則抽字也 鴻鴈南棲衡陽不至 晉安之境

故曰寧知也 濟曰言晉安知有橘 拂霧朝青

閣日軒坐彫闈 善曰左氏傳趙鞅曰日軒矣說文曰軒日晚也 翰曰拂霧言

早也青閣朝堂也 彫長望一金五臣且參差百

慮依

善曰蔡邕詩曰暮宿何長望周易子曰一

我

良曰悵望恨也言但恨此一道阻

春草秋

更綠公子未西歸

善曰春草萋萋故王孫樂之

千尚未西歸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

萋萋古詩曰秋草萋已綠毛詩曰誰能西歸

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

衣化為緇向曰贈詩蓋有相與幽棲之志故

言久滯京洛使緇黑之塵染汚素衣也言此喻

奉荅內兄希叔

五言 善曰顧氏家譜曰

陸韓卿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州舉秀才王晏

少傳主簿後至行軍參軍厥父被誅坐繫尚方尋有令赦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其集云竟陵王舉秀才遷太子太傅功曹掾

顧盼先贈詩故有此答

嘉惠承帝子躡

所履奉王孫

善曰帝子謂竟陵也王孫謂太傅王

晏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管子曰君有嘉惠於其臣漢舊儀曰帝子為王長門賦曰躡履起而彷徨魏志蔡邕見王粲曰此王公孫有異才翰曰帝子太子也言已承其嘉惠也躡步也履衣冠之履奉侍也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漢書音義曰屬近也叨金馬署謂為秀才也兩都賦

功曹掾也漢書曰上嘗急召太子山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良曰屬會也金馬著名

銅龍太子門名言我無才幸會出入平津邸一叨預此中之職誠為點污也

見孟嘗尊善曰孟嘗喻太傅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

銑曰公孫弘封平津侯開東閣待士邸國舍也田文封孟嘗君亦好賓客也謂已事太子亦得

出入邸舍為公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溫其一

侯所尊敬也左太冲詠史詩曰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涼溫喻貴賤也回曰歸來謂歸其私家翳謂桑

柘也涼溫冷熱也言殂落固云是寂蕤五臣終朝去官暮則冷也

始五臣斤善曰徂落猶彫落也羽獵賦曰萬物作如其徂落於外荀組七哀詩曰何其寂蕤

也銑曰殂落死也寂蕤猶寂寞杜門清三徑坐檻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

臨曲池

善曰漢書曰王陵杜門竟不朝請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楚辭曰

坐堂伏檻臨曲也

翰曰杜塞清淨也蔣詡門有三徑檻欄楯也言感此涼溫之事塞門絕交

鳧鵲嘯儔侶荷芰始參差雖無田田葉及爾泥

連漪

其二善曰蜀都賦曰鴻儔鵲侶古樂府詩曰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毛詩曰河

水清且連漪

濟曰鳧鵲水鳥名荷芰水草名

嘯鳴也參差初生不齊也田田蓮葉貌風吹冰

成文曰連及爾謂與顧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

臣

善曰魏志曰邢顒字子昂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

書諫植曰家丞邢顒此土之彥而植禮遇殊特

顒反踈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

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王明所

以貴自古多俊民

王隱作人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尚書曰峻民用康峻與俊同良離宮收杞梓

曰王門謂卻陵王門也俊賢俊也

華屋富

五臣

徐陳

善曰離宮華屋皆謂太子也

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吳質答曹

子建書曰填簫激於華屋魏志曰文帝為五官

即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並見友善銑曰離宮華屋皆太子宮館也收取也杞梓良木名喻

賢才也徐徐幹陳陳琳並以才華為友善也

平旦

五臣

上林苑

日入

伊水濱

其三

善曰言晨夕侍遊良非一所也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漢書曰梁孝王入

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論衡曰堯時擊壤者曰吾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

遊伊雒之間 翰曰言 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

絕善 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五言詩之善

詩賦 阮瑀善書記翩翩輕舉兒劉公幹善於 相如

慙溫麗子雲慙筆札 善曰西京雜記曰枚臯文

一特之譽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

疾行無善迹矣方言曰慙慙也漢書曰樓護與

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

樓君卿之脣舌 銑曰司馬長卿善為文章章谷

子雲妙於筆札此人皆王 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

侯賓客對我兄肝則慙慙 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

轍善 曰駿足喻希叔柴車自喻也東臺彥谷社

育詩曰矯矯駿足繁纓朱就韓詩外傳齊子

曰臣賴君之賜駕馬柴車可得而乘也 向曰

駿足喻肝柴車喻已也愧茲山陽譙空此河陽

別其四

善曰曹植送應氏詩曰親昵並集送濟曰嵇康與向秀居山陽縣

常為竹林之讌石崇河陽有別業言我愧無歡讌空有別業

平原十日飲中散

千里遊

五臣作游善曰平原趙勝也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家遺平原君好書

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

見昭王于寶晉紀曰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翰曰中散大夫嵇康官也

海方淫滯宜城誰

歎州善曰言已之事竟陵猶徐吳之在渤海漢書渤

海郡有南皮縣即徐吳遊所也國語曰底著淫滯賈逵曰淫久也陳思王酒賦曰酒有宜城濃

醪蒼梧漂清毛詩曰獻酬交錯良曰勃海郡文帝與吳質徐幹所游處宜城出美酒喻兄盼

事邵陵王彼為淫滯之樂而屏居南山下臨此

此美酒燕人相與獻酬也

歲方秋善曰漢書曰竇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左氏傳卜徒父曰歲云秋矣漢書路博

德曰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廣雅曰方始也

銑曰屏居猶隱居也臨此歲方秋喻已之將老也

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車舟善曰言無輕舟以相從也賈

達國語注曰惜痛也劉越石贈盧諒詩曰時哉不我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有彼孤鴛鴦哀

鳴無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良曰惜傷也傷歲時不相待曰將暮矣無輕舟以濟喻

已之老不過濟時之材言此以傷時也

贈張徐州謾所六言

范彥龍齊曰范雲字彥龍武興人也事

去就雲別不見雲後作詩贈之

田家樵採

五臣作采

去薄

博

暮方來歸

善曰漢書楊惲曰田家作

苦張景陽雜詩曰投耒脩岸垂時聞樵採音楚

辭曰薄暮雷電廣雅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

鎬杜預左氏傳注曰來者自外

之文也 還聞稚子說有

客款柴扉

善曰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呂氏春秋曰款門而謁高誘曰款叩也柴扉

即荆扉也鄭玄礼記注曰華門荆竹織門也

良曰稚子小子也客謂張謖也扉門也

從皆

珠玳裘馬悉輕肥

善曰吳都賦曰儼從奕奕廣雅曰儼導也史記曰

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

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劍並以珠飾之請春

申君客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銑曰儼從謂隨謖行者玳瑁也裘衣裘也珠

玳言

裝飾之盛馬肥也

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

善曰說苑

衣輕

謂田子方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又師曠謂

晉平公曰五鼎不當生墟落應邵風俗通曰諸侯

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於傳耳今刺史行部車

號傳車從事督郵周禮曰典瑞鄭玄曰瑞節信

也也謂軒蓋瑞節所居生輝也疑是徐方牧旣

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

賤何獨顧衡闥善曰阮屬止欲賦曰意謂是而

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范甯曰逆者非卿也莊

子曰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郭象曰憂

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爾雅曰疵痛也衡闥

衡門也或以衡闥爲絃韋非也齊曰以小子

說所以疑也徐徐州也方牧謂刺史也言思

獨眷我於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善曰謝承後漢書曰

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

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韓康伯周易注曰

揮散也翰曰言我恨不得懷情徒草草五臣作怪

殺雞蒸黍與故人叙離散也

怪音善曰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毛淚下空霏霏詩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又

曰雨雪霏霏良曰怪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

飛善曰漢書曰帝思蘇武使謂單于天子射上

州之西北輿地志曰宋以鐘離置徐州齊以荆

州為北徐州也銑曰鴈可傳書故言之徐州

在西北故云

西北飛也

古意贈王中書

五言 王中書融

善曰集曰覽古贈向曰古意謂

象古詩之意也此贈中書監王融也

范彥龍

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

善曰王融答詩題云雜體報范通直雲梁書曰

雲爲通直散騎侍郎左氏傳韓厥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漢舊儀曰黃門郎暮入對青瑣門拜晉中興書曰荀勗從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賀我耶濟曰青瑣門名雲爲通直郎不敢誰云相去遠脉正言故云攝中書監曰鳳凰池

脉

五臣作

阻光儀

善曰劉楨贈徐幹詩曰誰謂相去遠古詩曰盈盈一水間

脉脉不得語鸚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

岱山饒

靈異沂

五臣作淮

水富英奇

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

漢舊有琅邪郡音義曰屬徐州晉書琅邪王氏之先漢紀曰秦遷于琅邪之臯虞後徙于臨沂

良曰岱山太山也淮水水名二處並出琅邪王氏也靈英並賢俊

逸翮陵北海

搏飛出南皮

善曰徐幹居北海吳質遊南皮二人皆蒙魏文恩幸故言地以明之

也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杜預左氏傳注曰陵侮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鵬搏扶搖而上司

馬虎曰搏圜也圜飛而上若扶搖也銑曰言逸翮搏飛陵出於徐幹吳質者謂王氏多才子

也遭逢聖明後來棲

五臣作栖桐樹枝

善曰孔安國人受命則鳳皇至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向曰以鳳喻賢人也言鳳鳥與賢

人皆逢聖君而後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

善曰

鄭玄毛詩箋曰鳳皇非竹實不食毛詩曰葛之覃兮維葉莫莫又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濟

曰莫莫盛貌離離下垂可棲五臣作栖復可食此外貌喻明君厚祿養賢

亦何爲善曰古詩曰賤妾擬何爲可栖竹實可食喻中書省官祿可居食

也何爲言何所豈知鷦鷯者一粒有餘貲善曰鷦鷯爲當止足也

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蒼頡篇曰貲財也良曰鷦鷯小鳥也一粒一米也言食

少而易有餘貲以此喻已

贈郭桐廬出谿口見候余旣未至郭仍進

村維舟父之郭生方至五言善曰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

縣吳分富陽之桐廬溪也

任彥昇

銑曰財爲新安太守郭峙爲桐廬令故伺候也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

善曰漢書曰會稽郡富春縣孔安國尚書

傳曰蓄積也

向曰富春縣名渚水曲也

蓄意謂蓄其舊意以待作相思則郭君也 涿令

行春返冠蓋溢川坻

音池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滕撫字叔輔北海人也

初仕州郡稍遷爲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

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流愛于民行春兩白鹿

隨車挾轂而行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或

爲涿濟曰滕撫爲涿令風政修明也行視返

還也言峙之德有類於撫故視百姓春 望久方

田而還也溢川岸者言冠蓋盛多也

來萃悲歡不自持

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

會則歡應事而感

不能自執持也

滄江路窮此湍嶮

五臣作險 方自

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援悲

良曰湍險自比而多疊嶂重山也山

深易為音響更增

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

楚辭曰聊抑志而自弭 銑曰言我為客之親

好自斯絕孤游從此辭

善曰謝靈運詩曰孤游非情款蘇武詩曰去去

從此辭 向曰親好亦謂峙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善曰哀傷贈答潘居陸後而此

存前疑誤也

翰曰旅舍也言

行客多憂故作詩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曹植表曰身輕蟬翼

恩重丘山楚辭曰蟬翼為輕也濟曰蟬翼輕

薄以喻已微細也弱冠謂二十時忝辱被辟為

太祖父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善曰言已在病

詩曰煢煢在疚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謂莊王曰

臣為令尹處士不升妨群賢路上宰朝謂司空

太尉府翰曰疚病也自謙以病敗不才為上

宰府掾是妨賢明之路也再謂揚駿賈充俱辟

為猥荷公叔舉連五臣作違陪廁王寮善曰言以凡

掾猥舉也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字公閭封魯公為

司空轉太尉岳弱冠太尉舉為秀才領宰二邑

勤於政績調補尚書郎許慎淮南子注曰猥凡

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昇諸

公子曰可以為文矣又曰陪臣執國命馬融曰

陪重也謂家臣也良曰廁列也魯公叔文子

升公朝言我猥荷此時升於公府爲
掾而今遠離陪侍列天子之外寮也
長嘯歸東

山擁耒耨

而長嘯說文曰耒手耕曲木鄭玄周禮注曰耨
耨耨也銑曰耨耨耒耕也耨除草也言歸東

山理農桑業也
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

飛莖秀陵喬，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

傳注曰趾足也爾雅曰大阜曰陵二者升降在

於倏忽以喻人之榮辱亦在頃刻言不足歎也
銑曰纖細墮落趾根也。飛莖直生枝也。喬高也。

葛生幽谷中而出於陵榮脩敷峻巖而落於

根言高卑升降
無常在一朝也
徒恨良時秦小
人道遂消

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彌衡書曰衡以良時

向曰小人自謙也言逢時通泰恨我道之獨消譬如野田蓬幹鳥流隨

風飄善曰商君書曰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鵲冠子曰幹流遷徙如淳

漢書注曰幹轉也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

善曰歸田賦曰游都邑以永久尚書曰王次于

河朔翰曰都邑游謂昔為尚書郎河朔河陽令

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音消善曰

視也呂氏春秋曰南方凱風禮記曰綃幕也鄭

玄曰綃縑也良曰凱風長養萬物之風綃輕

謂和而不猛洪流何浩蕩脩芒鬱岩堯善曰浩

齊蕩音西郭綠生述征記曰北芒城北芒嶺也

銑曰洪流黃河也浩蕩廣也修芒芒山也岩堯

也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善曰毛詩誰謂宋

其人甚遠 向曰京洛陽也邇近也言 誰謂邑

去京室雖近而身不得往實遼遠也 宰輕令名患不劭 平協韻 善曰左氏傳子產

美也 向曰恐不能 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

平聲 善曰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又曰生年 不滿百 翰曰百年之分誰能要而得之 頽

五臣曰高五臣 作欵女 檮作敵 石火瞥 匹若截道 颶善曰爾雅

毛詩曰子有鍾鼓弗鼓弗考 毛詩曰考亦擊也 檮與考古字通 古樂府詩曰鑿石見火能幾時

說文曰瞥見也 張衡舞賦曰瞥若電滅 古詩曰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颶塵 良曰敲擊也瞥暫

見也言擊石之火截道之風暫 齊都無遺聲 桐

見即滅人之在世亦猶是也 郎有餘采 善曰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廉正

豕立祠也 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

無得而稱焉是無遺聲也朱邑為桐鄉嗇夫吏

人愛而歌焉 福謙在純約害盈由矜驕 善曰周

是有餘諶 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晉成鱗曰在約思純孔

安國尚書傳曰自賢曰矜 向曰純專也言天

見約而謙者則福之 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忮

矜驕而盈者則害之 音桃 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

不忮君子是則是傲毛萇曰忮偷也 齊曰愧

苟且也言我雖無良宰之德 視養人庶幾不為苟且也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

洪河黃 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時 翰曰

河也 五臣作 游魚動圓波 善曰史記曰楚以弱弓微

詩音止 繳加歸鴈之上韓詩曰宛

一之卷二十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在水中止薛君曰大渚曰止良曰冒覆也湍急流也激衝也巖阿山曲也小渚曰渚圓波謂

魚動波起而圓也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引領望京

室南路在伐柯善曰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廣雅曰厲高也謂高而急也禮記曰

季秋菊有黃華左氏傳穆叔曰引領西望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銑曰厲急也菊草名

至秋始花故云秋華南路謂京道大厦五臣緬也今方南路在近伐柯亦不遠也

無覲崇芒鬱嵯我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三層高百尺

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比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

向曰大夏東京門名緬遠覲視也言大摠摠都夏門遠而不見也芒山名嵯峨山高貌摠摠都

古人憂憂谷七化五戈切善曰楚辭曰紛摠

卷之三 二十五 一

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鄭玄毛詩箋曰誰僞也濟曰擾擾皆衆也言郢邑人衆俗化

訛僞也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善曰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

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曹植雜詩曰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

翰曰萍之依水隨水去留蘿之寄松隨松高下人俗與政化遷變亦猶是也朱博糾

舒慢楚風被琅邪善曰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琅邪太守齊部舒

緩勅功曹官屬多裒衣大袍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吏禮

節皆如楚趙詔音紹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詔袴也良同善注

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善曰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漢書婁

護曰呂公託身於我史記曰秦更名民曰黔首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銑曰蓬之

同

性曲所以直者依叢麻也衆位同單父邑愧無

庶之薄所以厚者在政成也

子賤歌善同向注向曰處子賤理單父常鳴

不至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官為微小但恐

在懷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翰曰岳自河陽令遷

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末垂 善曰續漢書曰日行

日仲夏至修毛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

爾雅曰夏為朱明末垂猶末也崔駰臨洛觀賦

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 良曰南陸日道也日

明夏也送未垂謂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義臣

六月將盡之時也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

作犧瓜干祖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時繁欽

柳樹賦曰翳炎夏之白日救隆暑之赫義思玄

賦注曰赫義盛也銑曰初伏謂三伏之物也

此時暑盛故稱赫朝想慶雲興夕遲去白日移

曦赫曦炎盛貌

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善曰遲猶思也史記

達國語注曰揮灑也楚辭曰纓土鬻于中宇

向曰慶雲瑞雲也遲待也謂苦熱思待雲起日

移也宇屋也言出中屋涼飈自遠集輕襟隨風

登城臨池以候涼氣也

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善曰靈圃猶靈圃

衢之大道椅梓屬齊曰鹺風圃園也華

果諸果實也衢道也列行列也椅桐類也瓜

瓜失

蔓長苞薑芋紛廣畦

善曰韓詩曰縣縣瓜畦薛君疏小瓜也毛萇詩傳曰

苞本也劉熙孟子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爲大畦也翰曰苞叢生也薑芋菜屬言瓜引蔓於叢

草之下薑芋之屬紛

滿於廣大之畦也稻栽肅仟仟

五臣作黍苗

何離離

善曰禮記曰故栽者培之凡蒔草謂之栽也廣雅曰芊芊茂也毛詩曰彼黍離

離彼稷之苗

良曰

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

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

于斯

善曰朝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

城之中也詩曰以迄于今毛萇曰迄至也

日施用虛薄謂無才德乏於時用也兩邑則河陽懷縣也政化績功也京輦器非節朝姿屢出

固其宜

善曰慎子曰廟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孫卿子曰君道

行則萬物皆得其宜也

向曰廊廟廟徒懷越

堂也言無是材器數出外職固亦宜之

徒懷越

鳥志眷戀想南枝

善曰古詩曰越鳥巢南枝齊曰越鳥在北地則巢亦南

枝言我亦同是而戀京室也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

去善曰楚辭曰春與秋其代序莊子曰

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綠葉素榮紛其可喜

寵辱易不驚戀

本難爲思

去聲善曰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也爲下得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禮

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

子樂其所自生禮不忌其本

理當驚我則易之以爲不足驚

然戀本鄉之深實難爲情思也

暑忽隆熾

善曰毛詩曰我來自東又曰迨冰未泮良曰泮散熾盛也謂早春已及

於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

所登城望郊甸游

目歷朝寺

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楚辭曰忽返顧以遊目風俗通曰今尚書御

史所止皆曰寺也銑曰淹滯駛急也感還期之遲傷年運之急乃登城遠望意歷京邑朝寺

也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

善曰老子曰小國寡民陸賈新語曰

君子之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向曰小國謂懷縣也寂閑也

白水過庭激

綠槐夾門植

音值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也

信美非吾

土祗攬懷歸志

善曰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毛詩曰祗攬我心孟子曰浩

然有歸志

濟春善作然顧肇各山川貌雜異

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
詩箋曰回首曰顧輩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
曰潁川北近輩洛輩洛二縣名也河南郡圖經
曰潘岳父冢輩縣西南三十五里漢書音義如
淳曰塋冢田也音榮楚辭曰終免獨離異
曰輩洛潘岳墳塋所在也眷彼與此山川遠而
間殊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善曰毛詩曰願
言思子又曰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毛萇曰簡書戒命也良曰
簡書刑書也言我願還鄉而畏忌此刑書也
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音伺 善曰論語子
路使子羔為費宰子
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左氏傳公鉏曰敬恭
朝夕恪居官次銑曰祇敬恪勤也言我敬奉
社稷勤居
所處職司

迎大駕

五言

善曰王隱晉書曰東海王
越從大駕討鄴軍敗輕騎奔下邳

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
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

潘正叔

向曰尼時預焉故有此詩

南山鬱岑峯洛川迅且急青松蔭修嶺綠繁被

廣隰

善曰爾雅曰繁皤蒿也
崧峻貌迅疾被滿也下温曰隰

齊曰岑

朝日順

長塗夕暮無所集

善曰毛詩曰順彼長道魏武
帝短歌行曰暮無所宿栖

翰曰順從集上也晝日從長道而歸

雲乘輿

浮淒風尋帷入

善曰傳毅七激曰仰歸雲憩遊
風說文曰乘覆也帷車飾也子

虛賦曰張翠帷

建羽蓋然此雖無翠羽而帷蓋
良曰輿車網也凄風悲風也帷車幔

也道逢架戴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嶠函

方嶮澁

善曰王命論曰超然遠覽淵然深識假為深識之言也國語桓公問於史伯

曰王室多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戰國策蘇代曰秦東有崤函之固

銑曰深識士虛設以發下詞也世亂未平崤谷函關之路尚嶮澁未通也

狐狸

夾兩轅豺狼當路立

善曰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

向曰狐狸豺狼皆喻貪亂之臣夾轅當路謂親近執權勢也

翔鳳嬰籠檻

驥見維繫

善曰翔鳳驥皆喻賢也楚辭曰騏驥伏匿而不見鳳皇高飛而不下鸚鵡

賦曰順籠檻以俯仰毛詩曰繫之維之

昔常聞軍旅素未習

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

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喪服注曰素猶故也

翰曰俎豆禮事也素本也言

我禮儀之事昔則聞也 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

戢善曰既假為彼人之辭故自謂為君也毛詩

戢日載戢干戈良日託言深識之士而實君

自謂也言願少停君之車駕待兵戈

戰歛而行此假言之其實屬君也

赴洛詩二首

五言 善曰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而

此同云赴洛誤也 銑曰後篇

意乃在東宮作蓋撰者合也

陸士衡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

善曰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反憲不忍為也漢書齊義希世隨世也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向

日高符瑞命也烈猛也言望於世俗富

靖端肅

有命假檝

五臣作揖

越江潭

音尋協韻

善曰國語

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國周易曰大君有命說文曰越渡也楚辭曰游於江潭齊曰靖清端正肅敬也有命君命也假借

親友贈子邁揮

淚廣川陰

善曰家語公父文伯卒散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者淚以手揮

之

翰曰邁行揮拭也廣川陰江南

撫膺解攜

手永歎結遺音

善曰列子曰撫膺而恨毛詩曰攜手同行又曰假寐永歎曹子

建雜詩曰起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良曰膺

曾也撫膺解手而離別也言別後長歎鬱結思

其所遺之音信也

無迹有所匿寂漠

五臣作寞聲必沈善曰

訣之後形聲俱沒視之無迹而形有所匿聽之寂寞而其聲必沈也呂氏春秋曰作則有所匿

其塗也佳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迹或為積非也銑曰謂離別後迹無所見聲無所聞匿沈

皆不見肆目眇不五臣及緬然若雙潛善曰高

之貌子注曰肆盡也毛詩曰瞻望不及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向曰肆縱緬遠也言縱目遠視

而不相見故意相思緬然若雙替也南望玄渚北邁涉長林善

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渚濟曰玄渚江中洲渚也涉歷也言南望洲渚而泣北行已歷長林

谷風拂修薄油雲翳高岑疊疊孤獸粵嬰思

鳥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孟子曰油然作雲疊疊走貌也曹子建詩曰孤獸

走索羣毛詩曰鳥鳴嚶嚶翰曰草木叢感物

生曰薄翳蔽也疊疊獸行貌嚶嚶鳥聲

戀堂室難思一可采

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

深良曰堂佇立愴五臣我歎寤寐涕盈矜惜

無懷歸志辛苦誰爲心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

浩然有歸志銑曰歎息也言歎息悲涕爲仕

晉故歎惜不得有懷歸之志辛苦羈旅誰堪爲

此心也

羈旅遠游宦託身承華側善曰謂爲太子洗馬

旅之臣漢書薄昭書曰遊宦事人范曄後漢書

王常曰臣託身陛下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有承

華門向曰承撫劍導銅輦振纓盡祗肅善曰

華東宮門名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銅輦太子車飾未詳所

見漢書匡衡曰祗肅舊禮銅或爲彫濟曰撫

持也銅輦太子車也振整歲月一何易寒暑忽

也言整冠纓盡祗敬也

也

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

善曰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

暑 翰曰歲月何易流轉冬夏忽焉已改言離經年歲感物變易而情悽惻

慷慨遺

安愈

五臣作念

永歎廢餐食

五臣作寢食京賦曰膾多福以安愈

善曰東

詩曰假寐永嘆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崩廢寢食蔡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餐 良曰遺猶復

也安何

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克

五臣作剋善曰國語楚

永長也

藍尹壘曰飲食思禮同宴思樂毛詩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 銑曰誘進剋遂也

憂苦

欲何爲纏綿曾與臆

善曰列子曰卑辱則憂苦張叔與任彥堅書曰纏綿

恩好庶蹈高蹤登樓賦曰氣交憤於曾臆

仰瞻

向曰言憂苦之事但纏於曾臆之間

陵霄鳥羨爾歸飛翼

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羨

飛提提齊曰霄空也言瞻望
陵空之鳥願假爾翼而歸飛

赴洛道中作二首

五言 意與前二篇同 翰曰此詩

陸士衡

揔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

善曰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揔轡蔡

琰詩曰行路亦嗚咽薛君韓詩章句曰嗚嘆辭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良曰揔攬也

嗚咽悲哀也密猶近也

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

善曰江革荅君

司馬詩曰羈繫繫世網進退惟準繩說文永歎

遵北渚遺思結南津

善曰詩曰假寐永歎秦嘉

向曰遵循也北渚向北之渚南津別處也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

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

善曰周禮曰野塗五軌楚辭曰野寂寞其

無人上林賦曰紆餘逶迤楚辭曰遠望兮阡眠

齊曰曠空也紛紆餘屈曲貌草木叢生曰薄杳

遠也阡眠虎嘯深谷底鷄鳴高樹巔哀風中夜

原野之色

流孤獸更我前

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樂錄曰鷄鳴高樹巔

風謂悲哀之風孤獸失羣獸也更經也悲情觸物感沈思鬱纏絲

翰曰哀

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善曰張叔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高縱詩曰佇立以泣丁儀寡婦賦曰賤妾煢煢顧影爲儔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良曰沈深

也遠游越山川山川修且黃辰策步崇丘安嚮尊

平莽

善曰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秦嘉妻徐氏荅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秦嘉詩曰

過辭二親墓振策陟長衢漢書曰天子案轡徐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銑曰修長振舉策

鞭陟升也崇丘高山也莽草也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善曰楚辭

曰廊抱影而獨倚向曰徂往也頓轡倚嵩五臣作高巖側聽悲風

響

善曰頓猶舍也爾雅曰嵩高也清露墜素輝濟曰頓轡駐馬也高巖高山也

明月一何朗撫几五臣作跪不能寐振衣獨長想善曰

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舞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翰曰墜落也輝謂露色也振整也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五言良曰梁陳二國名機為吳王

郎中令行過之故作此詩也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

善曰孫放詩曰矯迹步玄聞東京賦曰昭

仁惠於崇賢薛綜曰立崇賢門於東也

銑曰

矯舉也崇賢太子門名言已昔蒙嘉善之運得

舉迹入此門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

善曰應璩與劉

為太子洗馬公幹書曰鶉鷄棲翔鳳之條黿鼉遊升龍之川

識真者所為憤結也

向曰鳳鳴於梧龍升於

淵然龍鳳皆喻東宮也

玄冕無醜士冶服使我

假翼濯足機之謙詞

妍

善曰周禮曰大夫玄冕妍好也言為大夫者無醜惡之人况服鮮美

也

益使我

輕刃拂繁厲

五臣作礪

長纓麗且鮮善曰禮記曰男

妍好

鞞革也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萇曰厲帶之垂者

鞞革也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萇曰厲帶之垂者

左右皆服長纓也濟曰擊大帶礪帶之垂言輕劍拂此垂帶而長纓又鮮明也拂飾也誰

謂伏事淺契濶踰三年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三曰服事鄭

司農曰服事謂為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通毛詩曰死生契闊良曰伏事謂伏事於太

子也契闊勤苦也踰越也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善曰毛詩曰薄

言旋歸左氏傳曰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無下拜漢書曰吳王濞稍失藩臣禮銑曰薄辭

肅敬也敬天子之後命以就藩臣也言辭天子為吳王郎中令夙駕尋清軌遠

游越梁陳善曰毛詩曰星言夙駕廣雅曰軌道也楚辭曰願輕舉而遠游向曰夙

早也言早駕尋古人軌跡經過於梁陳之國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

人善曰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良曰感我事吳王而遠念古人也古人謂梁孝王臣

牧臯馬
卿之屬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五言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宋

武帝行鎮軍將軍

陶淵明

善同濟注 濟曰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

柴桑人少有高趣為鎮軍建威參軍後為彭澤令解綬去職曲阿者縣名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

善曰晉中興書簡文詔曰會稽王英秀玄

虛神棲事外鄭玄儀禮注曰委安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翰曰齡年也言我少年

之時寄心於事物之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

外以琴書自安而已 善曰家語曰原憲衣冠弊并日而食蔬衍然有自得之志論語子曰回也其貧乎屢空美書曰

揚雄家產不過十金室無擔石之儲晏如也
良曰褐短衣也屢空謂貧無財也言身雖被短
衣家貧無資常晏然欣然而無憂也
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
盧子諒答魏子悌詩曰遇蒙時來會宛屈也言
屈長往之駕息於通衢之中通衢喻仕路也毛
萇詩傳曰憩息也東征賦曰遵通衢之大道
銑曰宛蓄也言時命既來且宜與之相會將行
徘徊蓄轡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踈眇眇孤舟
息於通衢
逝
善作縣縣歸思
善曰七命曰夸父爲之投
策楚辭曰安眇眇兮無所
歸薄又曰縹縣縣之不可紆王逸曰縣縣細微
之思難斷絕也向曰投捨策杖也謂捨所挂
之杖命早行之衆將赴職與田園漸踈
也眇眇遠行貌縣縣不絕貌紆縈也
我行豈
不遙登降
五臣作陟千里餘目倦修塗異心念山澤

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魚

五臣作游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

之隱士或夫負妻戴以入山澤言魚鳥咸得其

所而已獨違其性也文子曰高鳥盡而良弓藏

大戴禮曰魚遊於水鳥飛于雲銑曰言我之

行勞此長路念山澤隱逸之居故慙於魚鳥之

適性真想初在衿五臣作襟誰謂形迹五臣作蹟拘聊且憑

化遷終反五臣作及班生廬善曰淮南子曰全性保

之於身其德乃真王逸楚辭注曰保真守玄默

也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郭

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固幽通賦曰終保已而貽

則里止仁之所廬漢書曰班彪與從兄嗣共遊

學家有賜書揚子雲已下莫不造門翰曰真

想謂無爲之事言此事久在曾襟誰謂形之與

蹟更被拘止聊且復依憑運化之

遷多冬當同好固已上二所廬也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已來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也良曰潛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異之江陵郡名塗口江口名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

世五臣情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塵事塵俗之事也郭象莊子注曰凡非

真皆塵垢矣說文曰冥窈也又曰窈深遠也左

氏傳趙衰曰卻縠悅禮樂而敦詩書纏子董無

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銑曰閑居靜居

也塵事塵俗之事也真遠敦厚也宿好謂舊所

好也幽隱之事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五臣荆

而無俗塵也善曰西荊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荊州為西叩

也向曰此謂林園也南荊荊州遥遥行貌叩

棹曳親月船善作新臨流別友生善曰楚辭曰

夫王逸曰叩船舷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息毛

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濟曰叩擊也拽船

傍版親愛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

友生朋友也

宇闊晶晶胡川上平善曰淮南子曰甘瞑于大

李顥離思篇曰烈烈寒氣嚴寥寥天宇清說文

宇

宇

月有盈虛故曰虛明昭昭明明貌天宇謂天之覆地如屋宇也濶廣也晶晶謂月光照水上平

淨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

在耦耕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淮南子曰審戚

戚衛人聞齊桓公興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

秋聲也莊子卜隨曰非吾事也論語曰長沮桀

溺耦而耕良曰遑暇宵夜孤獨征行也審戚

商歌車下以干桓公言此非我之事長沮桀溺

耦而耕自逸我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

心依依慕之也

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銑曰投此

冠冕將歸舊居不以好爵為榮華也

茅下庶以善自名善曰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

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曰士生一特鄉里稱善人斯可矣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向曰衡茅茅屋也言養無爲之道
於茅宇之下庶幾以爲善名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善曰

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
少帝即位出靈運爲永嘉郡守少帝
猶未改元
故云永初

謝靈運

濟曰謂高祖崩少帝立出靈運
爲永嘉郡守故有幽棲之志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

善曰尚書大傳曰古
者諸侯之於天子五

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
也漢書王吉傳邵公述職舍於棠下而聽斷焉
潘岳悼亡詩曰溽暑隨節闌闌猶盡也金素秋
也秋爲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漢書曰西方金
也劉楨書曰肅以素秋卽落也
其職事闌暑謂夏末暑氣闌也金西方行其色

白故云金素言期在關暑
比及理掉已變為秋時
秋岸澄夕陰火晏團

朝露善曰火大火也毛詩曰七月流火爾雅曰

良曰夕陰晚景也火心星為
秋候旻秋天也團謂露垂而團
辛苦誰為情遊子

值頽暮善曰陸機赴洛詩曰辛苦誰為心楚辭

而又屬頽
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善曰言遊

暮之時
物增戀愛其似若莊生之念疇昔久而愈敬類

曾子之存故交莊子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旬月

見所嘗見於國中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

矣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韓詩外

傳曰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

曾子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

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也事君有功

輕而負之二費也久友交而中絕此三費也

向曰莊易越人事楚執珪有疾爲越吟曾子耕
太山下遇雨作憂思之歌言我同此二人懷舊
故愛敬**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善曰此謂懷
土也言如何
同彼懷土之心持此彌慙遠度也楚辭曰遠度
世以忘歸思玄賦願得遠度以自娛濟曰持
此懷土之心慙**李牧愧長袖郤克慙躡步**善
謝古人之遠度
言手足有疾故或愧或慙也戰國策曰武安君
李牧至趙王使韓蒼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
軍將軍爲壽於前捍上首當死武安君曰身大
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獲死罪於前故使
工人爲木杵以接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說文曰
捍兩手擊也希買切左氏傳曰使郤克徵會于
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杜
預曰跛而登階故笑也魏都賦曰邯鄲躡步
翰同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去聲善曰言
善生

弃遺也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爾衡書
曰衡以良時散而復合左氏傳曰駸駸惡杜預
曰惡貌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支離者願
醜也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
脅七賢音義曰形體離不全正也名疏莊子曰
予桑戶孟子友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
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
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
之內者也子貢曰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
民也郭象曰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夫
遊外者依內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
教之外也漢書郊祀歌曰天地並况惟予有慕
會音括撮相括切髀步米切良曰遇時雖醜
亦為時所用謂李牧卻克也支離毀瘁也方道
也言我形亦復毀瘁也今將依常道有慕養形
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滿曰德之休明英達

謂廬陵王也

銑曰言我生幸

空班趙氏璧徒

遇明盛之時親蒙賢達所眷顧

垂魏王

瓠

善曰言見珍同乎趙璧爲用而垂魏

次也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

得瑀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

趙瑀古和字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

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

能自舉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枵然

大也吾爲其無用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

大矣何不能掊以爲大罇而浮乎江湖司馬彪

曰瓠布濩落零落也枵然大貌掊謂擊破之也

喻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之無施也一瓠落大

貌徐仙民戶郭切枵許喬切掊方部切向曰

班列也子男執璧也趙氏璧天下之寶故此美

言之魏王貽惠子瓠大容五碩爲大而無用也

言我空列子男之位而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

言我空列子男之位而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

路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言欲之郡必塗經始寧故曰歸路銑曰自從仕來

漸進得二十四年傍近也言將窮山海迹永絕

賞心悟

五臣作晤善曰言今遠遊將窮山海之迹賞心之對於此長垂鄭玄毛詩箋

曰晤對也翰曰言我將尋山水窮盡其迹與賞心之友長絕不可復得相對而言

過始寧墅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

墅遂修營舊業極幽居之美水經注曰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良

曰此言自永嘉過故墟也

謝靈運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

善曰韓詩外傳曰夫人為父者必全其身

體及其束髮屬授明師以成其材楚辭曰獨耿
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莊子曰惠施之
才逐萬物而不反尚書王曰惟民生厚因物有
遷銑曰束髮謂入仕耿介謂節操言我入仕
之時而懷節操及後為世事
所迫因而推遷不成宿心也

及茲年緇磷謝清曠疲薺

結奴

慙貞堅

善曰廣雅曰違背也

楊雄解朝曰歷覽者茲年矣論語子曰不曰堅
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蒼頡篇曰曠
疎曠也莊子曰薺然疲而不知所歸司馬彪曰
薺極貌也向曰言違我宿志如昨日已經一
十四年矣緇黑磷薄也王之為體染之不黑磨
之不薄喻君子處濁亂不易堅白言我隨物遷
變故云慙謝清曠貞堅
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
之士也疲薺困極之貌

便

善曰拙謂拙宦也閑居賦曰巧誠有之拙亦
宜然韋康自周易注曰薄謂相附也論語曰

知者動仁者靜
五臣無此二句
剖普**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善

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說文曰符信漢制

以竹分而相合濟曰凡為太守皆剖竹使符

也永嘉郡臨海故云守滄海

枉帆謂枉曲船帆來過舊居

山行窮登頻水涉

盡河公善曰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河孔安國

謂上下也河**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縣白雲抱**

公謂逆順也

幽石綠篠媚清漣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善

廣雅曰峭高也又曰稠概也三輔故事曰連縣

四百餘里毛詩曰河水清且連漪洞簫賦曰迴

江流川而漑其山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良曰峭峻也稠疊重疊也連縣不絕貌篠竹箭

也連謂風吹水成文也葺構

曾高也言築觀於高山之巔

揮手告鄉曲三載

期歸旋

善曰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

之譽則未與論行三載黜陟幽明故以為限

銑曰揮舉告辭也言舉手辭鄉人云三載秩滿當期旋歸也

且為樹枌欓無令孤願言

善曰左氏傳曰初季孫為

已樹六枌欓於蒲圃東門之外杜預曰枌欓欲自為視也向曰枌欓木名謂鄉人云為我樹此木於墳之上無令孤我所願之言

富春渚

五言 濟曰富春渚名在錢塘江上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

善曰吳郡記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

翰曰宵夜濟渡也漁浦名富春郡名也定山緬雲霧赤亭無奄薄

善曰吳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
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山江中濤迅邁以避
山難辰發錢塘已達富春赤亭定山東十餘里
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良曰定山
赤亭皆江中山名緬遠也言遠若雲霧
之間無淹薄謂此中水急而不可停止
溯流觸

驚急臨圻

畿

阻參錯亮之伯昏分險過吕梁壑

善曰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洞埤蒼曰碣曲岸
頭也碣與圻同參錯謂碣岸之險參差交錯也
列子曰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
水其肘上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
也常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若能射
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背
遙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御寇伏地汗
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降
黃泉渾斤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
志爾於中殆矣夫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

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不能將也銑曰溯向圻岸也向流則懼驚濤急

浪臨岸則阻石參錯亮信言我無伯昏不懼之分而所經之險過於呂梁洊至宜便

平羽兼山貴止託善曰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

不以坎爲隔絕相乃而至習乎坎者也習謂便習之也周易曰兼山艮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

向曰洊仍也言水相仍而至兼有山險也言今經險阻宜便習於水貴止託於山言其危也

平生協幽期淪躋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遠

遊諾五臣作翻始果遠諾善曰論語曰子張學干祿果猶遂也鄭玄毛詩箋曰諾應辭

也然古者請於君君許則盡諾以報之齊曰

往時已有幽隱之期但以沈頓困於微弱常不能就猶此久露干祿之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

情翻始遂於素心矣

落

善曰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歡平斯宿心莊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楚辭

曰唯草木之零落翰曰零落棄捨也宿昔懷幽隱之心漸得舒散而人俗之事俱從棄捨懷

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蟄

善曰莊子苑風謂諄芒曰願聞神人諄芒曰上

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說文曰曠明也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良曰昭明曠遠也言懷抱明遠混齊萬物雖龍騰蠖屈不為殊觀也

七里瀨

五言善曰甘州記曰桐廬縣有七里瀨瀨下數里至嚴陵瀨

曰瀨水流沙上也七里者言長七里也此瀨下數里有嚴子陵隱居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

奔峭

善曰爾雅曰展適也郭璞曰得自申展皆適意曹植九詠曰何孤客之可悲淮南子

曰岸峭者必阨許慎曰阨落也然奔亦落也入

彭蠡湖口詩曰圻岸屢崩奔與此同也向曰

羈旅之心積於秋晨秋晨游望展適懷抱湍

急流峭峻也言旅客奔往皆多傷苦於此

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

嘯

善曰楚辭曰觀流水兮潺湲雜字曰潺湲水流貌也毛詩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毛萇曰

日出照曜然見其如膏也毛詩曰桑之未落其

葉沃若海賦曰更相叫嘯詭色殊音濟曰潺

湲水聲沃若茂盛貌

叫嘯衆鳥相命聲也

遭物悼遷斥存期

五臣得

要妙

善曰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王弼曰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

真不亦湛兮似或存兮莊子曰此之謂要妙也

輪曰遭遇悼傷也遷斥謂貶出也言遇特物則

傷貶出存我幽隱之
期則爲善要妙也
既秉上皇心五臣豈肯結先

末代諄善曰莊子曰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

賦曰末世瑣才兮智孔寡良曰秉持肩頤諄

讓也言我既持上皇道德之心豈顧末代人所

責讓也
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鈎善曰范曄後漢

陵光武除爲諫大夫不屈莊子曰任公子爲大鈎巨

綸五十牯以爲餌蹲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

暮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陷沒而下

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

之自瀾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饜若魚也銑

曰瀨難名世人傳云嚴子陵釣處任公子有道

者以大鈎巨綸釣於東海而獲大魚離而腊之

自瀾河以東蒼梧以北皆厭此魚喻道也以道

養人故衆足言經此釣處誰謂古今殊異代可

屬想其人以道齊衆也

同調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樂樞耀嘉曰聖人雖生異世其心意同如

一也調猶運也謂音聲之和也向曰古今不殊自謂能與嚴陵任公同其隱遁之調

登江中孤嶼

五言善曰永嘉江也濟曰嶼江中之山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雜

五臣作新道轉迥尋

異景不延亂流趨正絕

五臣作孤嶼

孤嶼媚中川

善曰

長門賦曰貫歷覽其中操左傳曰奉以周旋不敢失隊爾雅曰迥遠也又曰延長也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良曰懷想新知其道轉遠尋求奇異則光景不長趨向媚好也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

莫賞蘊真誰為傳想像

五臣作象

崑山姿緬邈區中

緣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

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崑崙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迫區中

之隘狹

銑曰言嶼上特表神靈藏蘊仙真而

世物莫能賞按誰復得為傳述也想象崑山上

靈仙之姿髣髴然有似緣上此孤嶼之中矣緬邈髣髴也

始信安期術得盡

養生年

善曰列仙傳曰安期生琅邪阜鄉人自言千歲文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

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盡全理盡年而已

也言我見此山靈異始信

神仙之道得盡養生也

初去郡

五言

善注與濟同濟曰靈運在永嘉二年稱疾去職作此詩也

莫賞蘊真誰為傳想像

五臣作象

崑山姿緬邈區中

緣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

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崑崙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迫區中

之隘狹

銑曰言嶼上特表神靈藏蘊仙真而

世物莫能賞按誰復得為傳述也想象崑山上

靈仙之姿髣髴然有似緣上此孤嶼之中矣緬邈髣髴也

始信安期術得盡

養生年

善曰列仙傳曰安期生琅邪阜鄉人自言千歲文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

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

也言我見此山靈異始信

神仙之道得盡養生也

初去郡

五言

善注與濟同

濟曰靈運在永嘉二年稱疾去職作此詩也

謝靈運

彭薛裁知耻貢公未遺榮

善曰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

史大夫轉爲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爲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貢禹字少卿琅耶人也德當宣近於知耻漢書貢禹字少卿琅耶人也爲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鍾美會有遺榮賦翰曰裁少也彭宣薛廣德皆御史大夫上書乞骸骨是少知耻也貢禹與王陽善見陽登用而喜故云未遺榮

或可優貪競豈

足稱達生

善曰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胥司馬彪

曰傀讀曰瑰瑰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胥多智也良曰言此貪競之人則爲優未足知達生之理

伊予秉微尚拙訥謝浮名

善曰禮記孔子曰耻名之浮於行也

銑

曰秉持微小浮過也惟我持此小尚山廬園當

水之節又踈拙蹇訥故辭浮過之名

去栖巖卑位代躬耕善曰稽康絕交書曰子房

妻曰先生安天下之卑位禮記曰顧已雖自許

祿足以代其耕向曰廬小屋也

心迹猶未并無庸妨周任有疾像五臣長卿善

莊子曰夫神者不自許也論語子曰周任有言

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司馬長卿有消

渴疾常稱疾閑居不慕官爵濟曰情雖在栖

隱身尚居官是迹未與心合也妨害也周任古

賢人也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害周任之言

也司馬相如患消渴之疾言我有疾似之象似

也畢娶類尚子薄游似邴生善曰嵇康高士傳

內人隱避不仕為子嫁娶畢勅家事斷之勿復

相關當如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

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畢乃勅斷家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邴生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石輒自免去齊曰尚子平男娶女嫁畢勅斷家事勿復相關邴萬容養志自修薄爲游宦而已

恭承古人意促

五臣作倣

裝返柴荆

善曰越絕書曰恭承嘉惠思玄賦曰簡元辰而促裝高誘曰柴扉即荆扉也鄭玄禮記注云革門荆竹織門也良曰恭敬承奉倣始也柴荆謂柴門荆扉也言敬奉尚邴之意始爲裝束還於荆扉

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

善曰牽絲初仕解龜去官

也臧榮緒晉書曰安帝即位改元曰元興靈運初爲琅耶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改元曰景平應璩詩曰不悞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漢書曰薛宣爲左馮翊高陽令楊湛解印綬付吏又曰黃金印龜紐文曰章銑曰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元興晉安帝年

號解龜謂解去所佩龜印也景平宋少帝年號言授官於元興謝職於景平負心二

十載於今廢將迎善曰稽康幽憤詩曰內負宿

迎爾雅曰將送也向曰聖人之用心若鏡不

將不迎遇物則照為官臨人亦如是焉言我負

幽隱之心二十年矣而理棹遄還期遵渚驚修

今始能廢於將迎之道

垌迥谿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

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蹇落英戰勝臞貝

者肥止監作鑒流歸停善曰潘岳在懷縣詩曰

機赴洛詩曰永歎遵北渚爾雅曰林外曰垌毛勝明貴不如義止鑒明語不如嚵也韓子子夏

二者戰于胃臆故臆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爾雅注曰臆肉之瘦也巨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潦而監於止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蕩也蒼頡篇曰亭定也停與亭同古字通濟曰遵依垌野遡向曠空憇息挹酌舉取也言去官還歸酌泉取花自樂也臆勞也幽居之道亦欲之富貴之樂亦欲之二者戰於胃中而幽居之道勝故使瘦者肥也夫水爲人鑒照以其不流而歸俾止焉今我即是義唐化獲我擊壤聲五臣作將體而止之善曰義庖羲也唐唐堯也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千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也翰曰言無事之後即是伏義唐堯之化而我得同擊壤老人之情

初發石首城

五言 善曰伏韜北征記曰石首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

是曰京師餘注與良同 良曰靈運謝病東歸會稽太守孟覲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誣不罪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至石首城故作此詩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爲緇

善曰毛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

玷不可爲也毛萇詩傳曰緇墨色也 銑曰珪王有玷缺可磨而滅惡言及人易爲汚染不可去也 緇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 善曰周易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毛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鄭玄曰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功之集彩色以

成錦文也

向曰易中孚卦九五爻有孚攣如

孚信也詩云斐兮斐兮成是貝錦喻工者錯彩

以成錦文讒者構言以作人過言我雖

抱忠信之德猶勞此讒人構作此罪

寸心若

不亮微命察如絲善曰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

亮猶明也楚辭曰蜂蛾微命東觀漢記梁節王

暢上疏曰筋骨相連命在絲髮鄭玄毛詩箋曰

察省也濟曰言我寸心若不

為人信明性命如絲之將絕也

日月垂光景成

貸遂兼茲善曰日月喻太祖也葛龔薦黃鳳文

曰夫唯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翰曰日

月喻天子言天子垂照貸借我性命更得兼此

內出宿薄京畿晨裝搏魯五臣思楚持切

史出宿薄京畿晨裝搏魯作魯風善曰毛詩

曰出宿于濟莊子曰搏扶搖而上楚辭曰溢颺

風而上征良曰薄至也晨裝旦飾行裝也搏

持也曾颺高風也謂張帆持高風而行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

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善曰再謂前之永嘉今適臨川古詩曰相

去日已遠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銑曰謂重與始平郡所居處別也故山

謂所居舊山也言今隨波而去豈復有還時謂之臨川郡也迢迢善作萬里

帆茫茫終何之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莊子曰

迢遠也茫茫廣大貌言江水廣大不知所之游當羅浮行息必廬霍

期善曰羅浮山記曰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子羅山故稱博羅今羅

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廬霍二山名也釋慧遠廬山記曰山在江州潯陽之南爾雅曰霍山為

南岳郭璞曰今在廬江西濟曰羅越海陵三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

山游湘歷九嶷

五臣作疑對詔曰陵山

善曰東方朔集朔

山在海中衆仙所居

九嶷山在長沙零陵舜帝所葬也

名湘江也言越江

海游歷於此也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善

范曄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

也毛萇詩傳曰其辭也良曰欽聖謂舜葬於九疑懷賢謂屈原沈湘江旦暮言近也悽悲也

皎皎明發心不爲歲寒欺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死曰

孔子曰義士不欺心銑曰言我皎然明發之心松栢不爲歲寒所能欺損者喻雖遭讒人不

能欺辱於已

道路憶山中

五言 向曰往臨川郡憶始寧山中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

善曰楚辭曰涉江採菱發陽阿王逸曰楚

人歌曲也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菱

楚人心

昔絕越客腸今斷

善曰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謂也沈約宋書曰靈運本在陳

郡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遂籍會稽故稱越客焉

翰曰楚人謂鍾儀也遭晉幽囚而爲楚歌其聲甚哀越客靈運自謂

也言聞歌思鄉而心腸斷絕斷絕雖殊念俱

善曰廣雅

爲歸慮款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

善曰款扣也

王逸楚辭注曰言已情憤懣也良曰絕謂鍾儀也斷自謂也殊念者鍾儀思鄉靈運憶山雖則殊念然而懷歸曲則同矣憤懣怨歎也追尋栖息時偃臥任縱誕

得性非外求自己為誰纂

善曰崔寔谷陸機詩曰棲息高丘范曄後

漢書曰光武共嚴光偃卧縱恣而傲誕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為誰之所繼哉言不

為人之所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司馬彪

曰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爾雅曰纂繼也銑曰言本性好靜非外求學此乃從此而出不

誰人纂繼不怨秋夕長恒

善作苦夏日短濯流激

浮湍息陰倚密竿

上聲善曰字林曰竿竹挺也古寒切今協韻為古旦切

向曰秋夜可樂故不怨其夕長夏時可游故苦其日短濯流謂水敷洗於湍瀨也謂倚密竹以

就陰懷故

五臣作

巨新歡含悲忘春暝

五臣作

善曰言春暝當喜為含悲而忘之字書曰巨不可也莊子曰煖然似春濟曰言懷故山不可

得為新歡常含
其悲忘至春暖
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
善曰古樂府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
翰曰悽惻皆哀聲也明月吹廣陵散
並琴
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
善曰危柱謂琴曲名
曰陵危柱以頡頏促管謂笛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也
良曰訴告也危柱促管使其聲急而哀以敘其心

入彭蠡湖口作

五言

銑曰彭蠡太湖名向臨川郡從此過也

謝靈運

客游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

屢崩奔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之島向曰驟數也言人隨風潮之急數見洲

島迴曲會合水激其岸崩頽奔波也乘月聽哀狔以秀浥於露馥芳

孫善曰乘月猶乘日也廣雅曰言乘月而遊以聽哀狔之響濕露而行爲翫芳叢之馥狔雖

也說文曰浥濕也濟曰狔猱類其聲哀也馥香也芳孫草名春晚綠野秀巖

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

鏡牽葉入松門善曰張僧鑒潯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

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編於兩岸翰曰秀色

屯聚也千念萬感言多也石鏡山名松門澗名攀崖照牽葉入各因事而言之三江事

多往九派理空存善曰尚書曰三江既入又曰九江孔殷江賦曰流九派乎

潯陽良曰我所經三江九派靈善作物五之事已往空有其理因而存想靈露物五

作珍怪異人祕精魂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高唐賦曰珍怪奇偉

毛萇詩傳曰祕閉也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蒐

銑曰此中多靈怪神異之人然皆祕其精蒐

不可見也

金膏滅明光水碧綴

五臣作輟流溫

善曰

穆天子傳曰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流溫言水玉溫潤

也向曰金膏仙藥也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其溫潤而不見徒作

千里曲絃絕念彌敦

善曰言奏曲冀以消憂絃絕而念逾甚故曰徒作也

琴賦曰千里別鶴

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絃

也絃絕謂曲終也言曲終而別念彌厚

入華子崗

五臣作岡

是麻源第三谷

五言

善曰謝靈運

山居圖曰華子崗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祿里先王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為稱也翰曰華子期角里先生弟子居此山頂故稱焉麻

源山名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

善曰楚辭曰嘉南山之炎德麗桂樹之冬

榮

良曰謂南中榮

銅陵映碧澗

善作

石磴瀉紅

泉

善曰銅陵銅山也揚雄蜀都賦曰橘林銅陵靈運山居賦曰訊丹沙於紅泉靈運自注云

即近山所出然銅陵亦近山

銑曰銅陵碧澗山澗名石磴阪也紅泉謂水自沙中流出故其

色紅

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

善曰柏子新論曰周易曰肥遁

無不利

向曰隱淪肥遁皆幽居者枉曲棲止也客暫過故稱枉賢久住故云棲也

險徑

無測度天路非術

善曰爾雅曰山絕險家語孔子曰人藏其心不可測

度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

濟曰術阡道也言山徑高險不可測

度故云天路非術阡謂不知道路

遂登郡峯首邈若升雲煙羽

人絕髮髯丹丘徒空筌

善曰論衡曰天審氣氣如雲曹子建遊仙詩曰

遊將升雲煙楚辭曰仰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筌捕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

筌迹也升衆山之高邈而入雲煙也羽人仙人也言仙人不見但蹤迹而已

復摩滅碑版誰聞傳莫辨

世五臣後安知千

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

善曰蘇林漢書注曰牒譜也孔

安國論語注曰版邦國之圖籍也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

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
良曰言仙人圖牒碑版之屬皆已摩滅無人傳
說且百代之後千載之前恒充俄頃用豈爲古
無以驗矣潺湲水聲也
今然善曰言古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世而
已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間豈爲尊古卑今
而然哉小雅曰充猶備也江賦曰千里俄頃何
休公羊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司馬彪莊子注
曰常久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
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
原矣銑曰恒充少時爲
樂之用不足爲久長之事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六